

新世紀

在世紀的重壓下，瘦削的靈魂，痛苦着身子，祈禱似
 的極着精神，沉默地抽地的無，鬆弛的草。
 世紀的壓迫，釋不下，人間的風雨，抹不
 掉，儘讓那轉的尖利鞭打着她，冷峻的凍雪，
 刺痛着她，這只有她那耐苦的包頭布知道，而
 那明閃的純藍也就日見其憔悴而褪色了。
 今天這及難的日子了。突出於田野間的，不
 再是寧靜的有聲，而是直立了田裏耕耘人羣
 的，而且是直立的稻，高而挺拔結着的一片廣
 大的田野，也一同直立起來了。
 着呀！她手裏揀着自己的收穫，滿堆着一
 臉的微笑，微笑中包涵着人間的憐憫，包涵着
 世界的美好。那分明是一個極的莫如麗紗(三)
 的(三)，永遠，直也永遠呀，正我們的眼前或
 胸章也恍惚！ 李永 九月二十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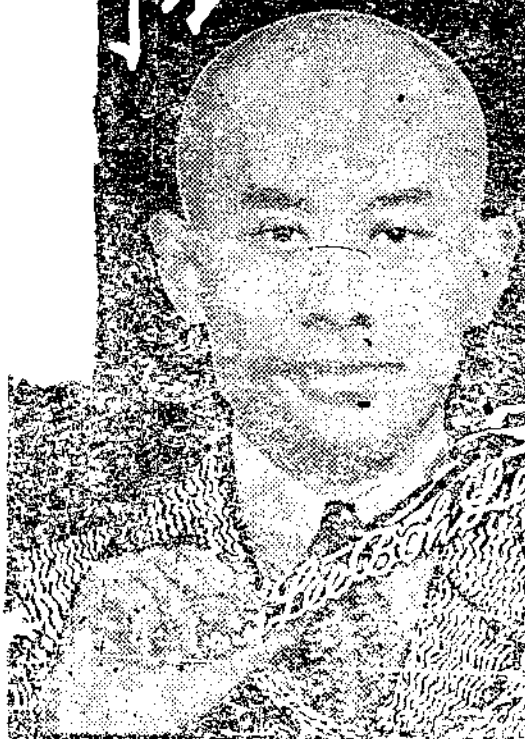
南京圖書館藏

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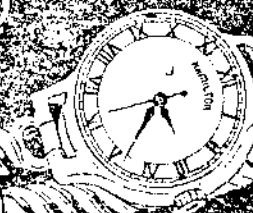
新世紀月刊社出版

中華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六月

首飾鐘表 禮百列



人造金礦首飾



買·賣·修·造

電話 號四八三〇九 路江浙路馬五

- 門市批發 售價便宜
- 式樣流行 金像真
- 黃金價貴 請帶金
- 人造金 鑲美金

— 上 海 首 飾 鐘 表 總 匯 —

薄利 銷售

鐘表洋金

高價 收買

- 備貨琳瑯 歡迎參觀
- 如蒙惠顧 駕臨洽
- 買賣交易 手續簡
- 標估準確 服務忠實

春天來了，上海的街漫潤在絢麗的陽光中。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瀰漫着戰火之際，它的季節還是一樣的。上海春天到了，然而在轟炸下的東京也好，柏林也好，巴黎也好，都是春到人間，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但是，另一方面，在此日麗天和之際，天地間接得了自然的潤惠。但是我們依然是泥滯着，常常會趨向自棄的歧途。而我們時常會陷於徒有虛言的原因是：太夢想將來的美滿了。假使我們考慮自己職責的話，我們的年青一羣，會深感到在世紀的重壓下，使命是特別的重大，我們在沒有力量之前，還是需要忍耐，不肯忍耐，又以什麼可以逞強？我們不能不想信歷史的大齒輪，會慢慢兒的迴轉的。

創刊詞

在日本人之中，好多人以為如不與中國青年相互策勵進行，就不能積極從干某一樁事。而我們中國人中，除了些年青人以外，年事稍長即有人生幾何之感。但是我們中國青年的立場，想起來的確與日本青年的立場有所不同。我們的國家已經瀰漫了長期的戰火，已化為焦土的我國，東分西割，殆已瘡痍滿目。現在我們往往憊于在這些日子，物價那麼高漲，生活那麼不便，幾重的重壓，簡直使人透不過氣了。我們在默默地生活着。對在南方天空敢行奔撞攻擊的神風愛國精神以人生二十五為指標的日本青年，還是表示由衷的敬仰。我們只好一年一年默默的忍耐下去，另一方面，不斷的努力，建造下一代的祖國，爲了我們的將來，我們要默默地努力，努力是爲了我們的將來。陽春四月，在街頭書攤上出現了木刻與詩印刷新封面的雜誌「新世紀」。這是青年人編輯爲了青年的刊物。創刊之際，也說不出什麼抱負來，我們彼此都担負着重大的使命，希望讀者對這雜誌都有一種精神上的默契，則本刊幸甚。

林燦青

新世紀

創刊號目錄

封面

題字：鄒夢禪

文：丘石木刻：藝莘

創刊詞

新世紀的真理

東亞的新世紀

略論裁員

大將：戰局雜感

美國登陸作戰檢討

對談者：松島艦隊報道部長·魯風

國際外交上的中國(專稿)

詩

新世紀

一種樂觀的心理

賣卜者及其他

聽樂記一笑

因緣

漫畫專頁：太湖春瀾

旅行通訊：閩關萬里返申江

短篇小說：清貧譚

獨幕幻想劇：血開拓成的土地

科學趣味

古代巴比倫人的情書

影

專訪：石揮談婚姻

影評：現代夫妻

回頭是岸

莫負少年頭

編輯室雜談

本刊(一)

青風(二)

南甫(三)

曹翰(四)

資料室(四)

(五)

林俊(七)

徐野(二)

柳雨生(八)

洛川(二)

王簡(三)

丁一(三)

可東(四)

廣記繼黃(二五)

盧錫烹譯(二七)

朱落紅(三)

南山(四)

子良(二六)

草平(二六)

英荻(二六)

朱林(二六)

編輯室(三)

新世紀

徐野

背着歷史的十字架，
我們走向時代底一端，
面迎三月的太陽，
舉起大家鼓舞的雙手。

冰凍的河流今天融解，
春天在晴空裏笑着，
寒冷的大地也在
伸直她抽搐底胳膊。

「新世紀」這三個字，可說是古今往來人類的永久懷望的一種理想。每一個時代的人，都無不希望他所生存的世界，能成爲與舊時代不同的新世紀。可是矛盾的是，人類的保守性格，往往成爲他所希望的絆石。新的理想，每因舊時代傳統的束縛，不是中途妥協，就是全部消散。每一時代的人類雖都懷有一種新世紀的理想，但能真正實現這種理想的，在歷史上尙未多見。

理想而一旦趨於極端，往往就會變成空想。所謂新世紀的理想，決非是一種單純的觀念。欲使新世紀的理想含有充分現實的性格，我們必不能忘掉新理想所誕生的歷史背景。換句話說，在新時代排斥舊時代殘渣的同時，我們亦應尊重舊時代的優良傳統。過

新世紀的真理

洛風

去每一種新的理想所以難於實現，即是因爲新理想的主張過趨極端，而致將新理想本身所誕生的歷史基礎亦完全推翻了，結果本想推翻舊傳統的新理想，反不得不仍舊受舊傳統的束縛。

這種主張，也許要被目爲保守的見解。不過實際上決不如此。且拿歷史的事實來佐證。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誰都不能否認是一種新的文化運動，它一變復興運動的基礎，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新理想，而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文藝復興運動不但沒有排斥過去時代的一切，而

是以在新的時代基礎上發揚古典的優秀傳統爲此運動的生命。這恰和宗教革新運動並沒有完全推翻對基督的信仰，而是在新的時代要求下，重新確定其信仰一樣。

在文學歷史上，我們也可發見同樣的情形。我們都承認莎士比亞是最富創造性格的一位作家，但在英國或世界作家中，恐怕再沒有像莎士比亞那樣能够尊重於固有傳統的作家了。老實說，不能把握過歷史的，也決不能把握未來。所有在世界文學史得享不朽榮譽的作家，在他們新的

創造理想的背面，我們必可以發見他們對於歷史與民族傳統的豐富修養。法國作家巴爾扎克，他的每一篇傑構，都是在啓示了這一點。

新世紀的真理，不論在文學，政治，經濟各方面，必須求諸新理想與舊傳統的巧妙綜合。一切新的發明雖然可以推翻舊的，但在新發明的本身間，必然含有舊傳統的最精華成份在內，這是一個不變的真理。人類世界的進化動力，亦即乘於此種真理。所謂在日光之下並沒有新的東西，或說在日光之下無不變之物，祇有我們能把握此兩者之間的真理，我們始能把握所謂新世紀的真理。

以文字和言語，

創造着春的歡樂，

人和人的幸福

它寄託在生命的火花上。

為生命的火花敬禮

舉起我們鼓舞的雙手

新世紀開始到來，

如今有你我新鮮底呼吸。

一九四四年三月。

在這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德軍像雪崩似的迫近英法海峽，鄧扣克一役，英軍被打得落花流水，德國是大捷了，對英京倫敦連日連夜從空陸落下了鐵與火藥的雨，這時候，誰也想英國是危急了。還有波蘭的一敗塗地，德軍長驅直入，迫近莫斯科，市內砲彈紛落，距離極近，這時候，世界人士誰都不信蘇聯首都都有保衛的可能，能預想今日的反擊者，又有幾人？從以上二個例子來比較，美軍已迫近距東京一千二百哩的硫磺島，菲島的戰事又是那麼激烈，東京又有百數十架美重轟炸機轟炸，又都是不成問題的。這也可以說大東亞戰爭已轉入本格的戰鬥，掉言之，在此次世界大戰中，東亞民族是勝是敗，此後的戰略，此後的政略，都能決定的。



東亞的新世紀



這勝敗的決定權，不單是指導者或掌握國民者所能為，舉一個例說，勝利時的德國總統現在旗色黯淡時的指導者，同樣是洛道爾夫·希特勒。蘇聯的領導者在敗亡時，在順利時，都是史太林，由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了。還有，近代戰爭是龐大的消耗戰，忽視後方生產力量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後方國民有一半的責任。在德軍包圍下的莫斯科，蘇聯人民依舊欣欣然做各自的職

務，空襲轟炸下的倫敦，英國人還是默默地從事生產，結果是現在戰略優勢的創造者。在現在的近代戰爭中，中途講和或妥協是不許可的，不到最後一個國民，不能決定勝敗。除非發揮將可稱為敵方的國家民族，在地球上抹殺的龐大戰力，方可算是勝利者。

東亞民族到現在為止，還是愛好世界和平的，還想信人類有友愛的。當戰爭時，只限以敵方軍兵為對象，戰鬥只限於破壞軍事能力，然今日以後，飽受戰爭洗禮的東亞民族，應敢然崛起，殲滅東亞侵略者美英！



以東亞為中心的
世界新地圖
現在正是着手
改畫的時際，將
東亞民族的歷史
與道德再發揮光大，這是吾人的期待。
這就稱為東亞的新世紀。不管大東亞戰爭的
勝敗如何，這是東亞民族的凱歌！

青甫



本社出版

美國内幕

定價二百元

各報攤均售

南京圖書館藏

由於生活指數的增長，到處都是一片「生活困難」的歎息聲。這是戰時體制下不可避免的現象，但也不能過分忽略了其內在的危機。

最近，若干機關，若干廠商，又都在進行或準備着裁員工作。這事件可分做兩方面看：在機關或廠商方面，以裁汰不必要的冗員來節省開支，且希望因組織的完整而增進工作效率；在社會方面，則當然是經濟愈益凋敝的一種反映，這一來，潛伏了很久的社會經濟的內在危機，其嚴重的程度也將日益廣泛。

這樣說，並不是以為冗員的不可裁——本來冗員只是不健全機構里的寄生蟲，也只有組織不健全的機構里才有這種現象——而是說這批冗員裁撤了之後，對於社會將會發生什麼影響？似乎應該充分考慮。

本來冗員這個名稱，實在是多餘的。查考它所以發生的原因是：一、裙帶關係；爲着想討好自己所歡的女人，便因人設事安插了下來；二、巴結和情面關係；大來頭的介紹或類乎此的關係，不問他的工作能力如何，便加以錄用；三、馬虎關係；錄用之先沒有充分的觀察也沒有辨別的能力；有一于此，便形成了不健全的現象了。

因此，冗員的構成，其咎不在於被雇用者而在用人的本身，是相當明白的。不過這不能作爲不該裁汰冗員的理由，問題却在對於這批被裁者該怎樣善其後？

略論裁員

曹翰

一般地說，薪水階級在這兩年來狂風暴雨的物價變動下，他們的生活是在最低的水準下敷衍拖延的，一旦頓告失業，當然更陷入最大的困苦中。雖說也掣到一筆解散金，有的數目也相當大，但究屬少數，如果故鄉沒有若干恆產，是不能維持多少時候的。所以有人以爲裁汰冗員使其不能逗留在上海，對於本市最近施行的疏散工作，頗有裨益。這固然言之成理，但所包括的範圍只是少數的少數，大部份被裁者是不在內的。而且大多數的被裁者因爲故鄉既沒有恆產，且認爲上海還比較的可以設法，也沒有歸回故鄉的勇氣，這一來，便只增加了失業羣的數字，反直接或間接濃厚了社會的不安情緒。

平心而論，裁員一事，即使裁汰的是真正冗員，而裁汰的取舍又絕對公允，但始終仍只是一種消極的辦法。在戰時體制各交戰國都需要人力集中人力的時候，而中國則感覺人力的過剩，這又是一個頗費研究的社會問題了。

不過裁員工作，業已開始普遍地進行了，在怎樣利用這批過剩的人力的積極辦法沒有決定之前，主持者對於這一工作的施行，除絕對公正無私不意氣用事外，對於準備裁撤者的家庭狀況，生活負擔以及其它種種，似乎應來一次仔細的調查與考慮。換一句話，要使自己的裁員對於社會發生的影響越小越好，因爲這是消極當中比較積極的一種辦法。

大將

他的兒子預科訓練考試及格了，只待採用通知的到來。

他一面欣喜地望著兒子，一面對妻說：「我們的世界，以後恐將變成非常光明而燦爛了吧。我們在幼小的時候，也是把當大將做理想的目標的。至於當陸軍大將或者當海軍大將，那倒不管。那時候有人問長大起來當什麼，就會脫口而出的答道：「大將」。恐怕不單是我吧。所有的孩子們，那有不願當陶陶掛滿勳章威風凜凜的大將的呢。可是你瞧瞧我們這種平凡的大衆，畢竟不能成功大將的夢想。後來大都和身心的成長相反，巨大的野心漸漸減退起來仔細的想想看，豈但是大將的幻想早已無影無蹤，甚至怎樣也找不到一條接近大將的路了。可是眼前的孩子就和我們不同，何等英敏勇敢有出息。差不多誰都能够得上預科的訓練的資格。據說這是進升將官最好的途徑。我們失掉了的美夢，我們這些聰明的孩子們一定能够替我們實現的啊！」

他的兒子靜靜的站在他的旁邊，聽父親滿足而喜慰的一連串的談完，就向父親說：「父親，預科訓練，聽說是可以當將官的，可是我倒不是想當大將而志願入營。我的選定預科訓練，是盼望早一天好一天，能够執戈衛國戰死於太平洋。」

父親聽了，宛比給人夾臉一記大巴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庸譯）



美國登陸作戰的研討

松島艦隊報道部長對談記

時間：二月廿二日下午二時

地點：華懋飯店

對談者：日駐華艦隊報道部長松島大佐

魯風

魯風：記得去年夏天，本人曾一度訪問部長，現在已是冬盡春來之時，在這一時期內，太平洋戰局方面有許多變化，現在請部長對太平洋戰局的開展，有所說明。

部長：從今年一月起，美軍自菲律賓賓民大諾島林加烟灣開始登陸後，現在在呂宋島展開激烈戰爭。這次呂宋島上陸的美方兵力約計十五師團，同時，在海上有第七艦隊協助呼應。關於呂宋島登陸作戰，美軍所宣傳的是準備在菲島上獲得重要根據地後，藉以切斷日本本土與南方資源地帶的輸送路線，以備異日進攻日本本土作戰的準備。關於此項方針，日本作戰方針不外乎保全日本本土及中國大陸，在此激烈的作戰中，儘可能使敵方多出血多消耗，因此，日軍現在的作戰方針與過去對大東亞戰爭觀念不同，今後將係日本本土及中滿兩國為範圍，縮小為內層的作戰。

硫磺島登陸作戰

美軍在呂宋島方面，蒙受極大的損害，目下在馬尼拉作戰中的美軍，

反有被日陸海軍殲滅的可能。職是之故，處此呆滯戰局之下，美方更見焦急，乃於二月十六，十七日向硫磺島開始登陸作戰。最近對東京實行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空前的轟炸，也就是硫磺島攻擊的前提作戰。美方利用機動部隊的艦載機，向東京作大規模的轟炸，但日本使用巧妙的方法後，反使來襲的美機，遭受重大損害，擊墜敵機達三百餘架之多，而日本方面的損害，極為輕微。在對美機動部隊的邀擊戰，亦使敵方備受重創。在硫磺島及東京近海方面。美方亦遭逢到轟擊沉戰鬥艦巡洋艦三十餘艘的重創。在世界上活躍的機動部隊，於此遭受到重大的損失，截至目前為止，美方登陸兵力有二萬餘名，死傷者已在七千名以上，坦克車受牽制者，亦在一百輛以上，敵方所遭遇的困難，於此可見。

美國進行硫磺島登陸作戰，其目的何在？據美方宣傳，是準備在攻陷硫磺島後，尋求第二個根據地，如該計劃完成，即將向琉球，台灣或中國大陸的某一部份進攻，總之，今後美軍進行方向是可以注視的。中日兩國國民更應緊密協力，在決戰時機日益接近時，發揮宏大的力量。

大陸進攻的可能性

魯風：太平洋戰局，松島部長闡述甚詳，我們也很明瞭。現在一般中國人所考慮者，乃在日美兩國在菲島作戰，美方有繼續在日本本土，台灣，琉球及中國大陸進攻的企圖，未知此項企圖的趨向如何。

部長：現在在呂宋島作戰中，呂宋仍在日軍操縱下，硫磺島方面敵方有很大的出血，大量的犧牲。所以關於這個問題，今後美方如何發動，當視

各方面戰事如何而定。據吾人的觀察，大概尚須俟相當時期，但是馬里亞納方面，美軍刻正在待機運輸中，美方對作戰的滯塞，備極焦慮，都希望從速決戰，主要的理由還是在於人的資源枯竭。根據這個理由，恐怕與呂宋作戰同時推進，也很難說。

魯風：美方在日本本土或中國大陸登陸的可能性孰大，希望部長對此作技術上的分析。

部長：究竟將先在那一方面企圖登陸，很難作確定的解說。此次美軍攻略硫磺島，據美國軍事消息透露，似有發展至日本本土的可能。但試以過去美軍戰略觀之，則美軍每擇防備力薄弱的地點攻擊，這是作戰的方法問題，在呂宋的日軍也許會大舉反攻，亦難斷言，一般中國人以爲呂宋日軍也許是失敗的，此觀念實在錯誤，這不過是戰局上的推移而已。

可能登陸的據點

魯風：對美軍企圖在中國大陸登陸的地點，觀察如何。

部長：對美軍在中國大陸登陸，中國民衆有兩種想法。有一種人夢想美軍登陸，也許會給予他們幸福，但現實的明例顯示者，即法蘭西，義大利與巴爾幹，即以義大利而言，到現在爲止，義大利人們得到的是貧病交迫，女子買淫，擄虜偷盜，不一而足。馬尼拉市內作戰的開始，也是因爲美軍的侵入而展開的，日軍並無在市內作戰之意。馬尼拉捲入戰爭漩渦，也是由於美海擊隊恣意縱火所致，假使美軍不侵入，馬尼拉何嘗不是樂鄉呢。

關於美方企圖在中國大陸登陸的地點時期，傳說紛紜，美國對此更廣事宣傳，甚至馬路政客對此，亦有所發表。其實，專門家對可能登陸的據點，當然有所準備的。美方所宣傳的登陸地點爲：一、越南；二、廣東；三、廈門；四、福建；五、浙江沿海；六、杭州灣；七、上海；八、連雲港；九、青島；十、塘沽。這是根據中國沿海海岸地形的理想，但理想是理想，實踐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美國對現戰局非常焦急，極想先將抵抗力較弱的島嶼佔領，然而再向內進攻，亦難預測。此外根據美方宣傳，何應欽已準備兵力，集中南方待擊，從此點看來，似乎南方登陸更有可能性。

在美方立場上看來，這不過是空洞的想法。以前攻擊雷伊泰時，據說其導火線是因爲美機發生障礙，在薩爾摩島降陸，結果與游擊隊發生衝突，因此想攻擊薩爾摩島之鄰雷伊泰島，以洩其忿，由此可見美軍對雷伊泰作戰，並無戰略上的意義。因此究竟美軍將在中國大陸何處登陸，正如人體疾病名目繁多，不知道發生什麼病一樣。

必須糾正的錯誤心理

在這次馬尼拉作戰中，美軍任意殺戮非人，爲掩飾其非人道的行爲，在外揚言爲日軍所殺，這正是美國人一貫的烟幕作用。因此一般中國無知人民有希望美軍在中國大陸登陸，也許會帶些土產來的心理，實在錯誤之至。

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求東亞民族都能得到永久的幸福，所以最近日本對華每一新政策的實施，都帶來了新的幸福，希望一般民衆對此，有充分的瞭解，不要已就迷歌舞而再存希冀美軍也來共同參加的心理。

另一類中國人士，每想如果日軍撤退上海，也許不會遭受轟炸，我想戰爭的風味，中國民衆也總嚐過了，假使能瞭解日軍保衛大上海的意義，必能自知其誤。最近據美方種種宣傳，好像日軍已是失敗了，其實，日本的一貫作戰方針是先抽其筋，然後剝其皮，慢條斯理，使其多出血消耗，按原定步驟進行。在馬尼拉作戰中，日軍用火箭砲 (Rocket) 二萬美軍死傷十分之三強。可惜不能將現在日本實力內容發表，假使能發表的話，那末我們勝利的信心決不會動搖的。最近美機動部隊的飛機空襲東京，未遇日本有力航空艦隊，這並非是日本沒有航空艦隊，乃是日軍的隱忍自重，需在必要時出動，到那時際，出奇攻擊，當可戰勝。還有據說美國國民亞州地方，發現氣球投擲炸彈，詳情皆不能談，深信今後類似這種變幻無窮的攻擊方法，一定很多。

魯風：對太平洋戰事及美軍計劃在中國大陸登陸諸問題，承部長作詳盡的闡述，於此深表感激，關於戰局方面，要談的問題尤多了，以後找機會再談。今天就至此暫告結束。謹致謝意。

國際外交上的中國

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

· 林 俊 ·

中國近代外交史概觀

會記得一樁舊話，以前有個日本代表在國際聯盟開會說：「中國是不統一的國家」斯時，中國方爲頗表憤慨。其實說中國是統一國家，雖千萬言亦難證明，當時中國實際上已有共產黨及許多反國民黨中央的政黨政府軍隊存在，報章上也自認中國是「四個首都，六個政府。」

革命時，國內反亂，政變兵燹混亂爲患，相反的，中國近代外交，却蔚然可觀，中國外交界不顧國內紛爭而運籌着。自第一次歐戰和平會議以來，歷經華盛頓會議，中國外交逐步向進展之途邁進，這是值得讚賞的，甚至於急欲對華侵略的歐美國，咸認中國外交界執牛耳。結果外交完全技巧化了，就不擇手段，專想利用國家進展方向的國論的指導弄得四分五裂，未能如其預想。滿州事變即其一例。中國外交界向國際聯盟控告日本，然「國際」的心餘力寡祇尙空言，不務實際。就中國而言，不考慮中日起釁的真原因，徒將鄰邦日本的惡聲向世界宣揚。特別引以爲憾的是：歐美各國決不真爲中國利益着想，而又無善良有理解聰明的裁判官，僅是本國技巧外交的總決算而已。

此後，中國國內有識之士，頗多自覺這並非是中國真正可進展之途，遂有不可依賴「國聯」及歐美第三國之說，而強調自力更生。當時在外使節如王寵惠等，頗有提倡中日提携者，然另一方面像胡漢民那樣連英美制日本者也很多。而孫科又以爲不攜出美蘇兩國，用盡所有手段，與日本不正面衝突，亦可發生太平洋戰爭。蔣介石的機關雜誌創載稱：「苟欲利國，則可以合縱連橫之術，遠交近攻之策，以夷制夷之計，臨機運用。」

由於此種外交政策，結果造成中日鄰邦起釁的重大原因。但從客觀立場看，中國常用的外交諸政策如何？並非十分需要研究的事，而如何使中國建設成爲自主獨立國，才是目下最緊要的課題。

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

「合縱連橫之術」，「遠交近攻之策」，「以夷制夷之計」可謂是古來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然現在並不能完全適用先哲之言，而要運用最高善之策。茲先解說於后。

孔子老子二巨人生時，周代燦爛文化傾向衰亡，周室擁天下而不雄飛，羣雄並起，產生了天下亂麻似的春秋，戰國時羣雄對立割據，現在山西屬趙，直隸屬燕，山東屬齊，跨山東河南是魏，河南屬韓，跨河南安徽湖北者爲楚，陝西爲秦，彼此競爭着國力。秦居陝西爲要塞，用商鞅實施伸展文化的，國富增大，爲天下霸。蘇秦看破秦的野心，遂遊說秦以外六國，訂立攻守同盟，使秦國的富強不能盡在平下，此所謂合縱之策是也。但合縱之策並不是萬全之策，歷史上證明的是，張儀得秦朝獻了所謂「連橫」之策破合縱之策，爲了秦國遊說各國，合縱之策是崩潰了。使各國互相猜疑，發生內訌，秦得以盛大，「連橫之策」還不能使完成天下統一，於此，范雎又有「遠交近攻之策」獻秦。秦爲完成天下統一野心起見，閉塞韓魏國境相接的門戶，楚在韓南趙在韓北，燕齊又散在遙遠的北方，范雎先對楚，趙諸國詐稱親交，秦兵先通過了韓魏兩國向楚趙進擊，威脅二國成爲秦的黨羽，二國既爲秦的黨羽，在魏東方的齊國，懼而從秦。這策略無異的就像預測那般的得到了成功，先滅韓國時，其他各國袖手傍觀，秦以同樣方法將趙，魏，燕，齊，由挑撥離間而滅亡，結果，實現了秦的願望，天下統一了。

但遠交近攻之策尚非萬善之策，常不一定能得到成功的。例如宋朝時代突厥割據東北，建國稱號爲遼，向中原張其勢威，宋若於邊防，徽宗是帝，以遼之北方「金」結合，以所謂遠交近攻之策滅遼，結果遼受宋金夾攻而滅亡，與金接壤後，反更受威脅，又與在蒙古興起的「元」結合滅金，但元國威力極爲盛大，宋結果反爲滅亡。（待續）

寫文章有的時候是先得文章，後加題目的，有的時候恰恰相反。本文就是先得題目的那一種，本來想，就叫做『一種悲觀的心理』也成，反正人們認爲文士之筆是掉來掉去的。但是慚愧之極的是本人是難得成爲文士的，雖然非常體面那班已經成爲文士的先生們，私下也未嘗不以自己的守關抱殘爲一種無名的幸快。回頭來直率的思想，題目如果易樂觀兩字爲悲觀，讀者們看了它恐怕又有主觀的會認爲這篇文字的『容必然是說得很樂觀的意思，不如索性就負責的照我原來所擬的寫出來。』

雖說是常常和書籍做朋友的人，實際上因爲電燈節省的關係，夜裏很早就開始渾渾噩噩了，耐不住寂煩而燃洋燭的時候，偶然也讀幾冊老書。其中一種是左文襄公全集，雖然迄今尚未讀畢，因爲裏面有道破心事的話，也就覺得是十分愉快的了。左宗棠是收復浙江的人物，他在同治二年奏稿裏有云：

一 種 樂 觀

浙省……人物彫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現屆春耕之期，民間農器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穀豆雜糧種籽，無從購覓。殘黎喘息僅屬者，晝則緣伏荒畦廢圃之間，攬野菜爲食，夜則偎枕頽垣破壁之下，就土塊以眠。昔時溫飽之家，大半均成餓殍，

憂愁之極，并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有骨肉死亡在側，相視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於此。

我讀到這裏，一種淒惻之情，油然而生，心想這大約總不是文士掉掉筆頭的粉飾話罷。『憂愁之極，并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這不也正是今日許多知識分子們心頭的縮影？因爲懷這樣的心情，因而反而覺得人生的意義很可樂觀的，正是我們。生和死都看得漠然，是沒有什麼可顧慮的了，剩下來還不能夠舍棄的，不就是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前途這一件事情麼？我們並不喜歡假古論今，不過這樣的憂慮，已經蘊積多少歲月了，可惜至今也還是蹉跎消磨的。

七八年來，在上海的街頭，我常看見不少的棄嬰，多數是用蒲包裹着，冷冷的放在爛泥的甕桿下面或污垢的牆角。蒲包或席捲總是有，自然還不太觸目。今晨走到漢口路畫錦里口，卻使我惶悚了。我眼睜睜的只見蒲包底露出兩條極細極纖弱的腿兒，是凍僵在那裏。漠然是沒有法子的事情。認真到了『憂愁之極』，國家和民族就會沒有辦法麼？

研究國家和民族的辦法的事情，叫做政治，這是誰都知道的。貪官墨吏，只懂得中飽營私，殘民肥己，那個人民不切齒痛恨。所以現在就變成是做政治工作的人們最容易獲得民心和信賴的時候了。有人說：目前的政治，對於人民並不是錦上添花，而老實說該是雪中送炭了。三月七日的申報刊有左列兩條不同的新聞，正反映出社

口是心非的美國

最近數月間，美國對於此次大戰後的善後問題，常常開會討論，並且時時發聲明。單單看了這些，好像美國已是這次大戰的勝利者似的。其在宣傳上的利益，當然很大。而且對於厭戰氣氛濃厚的美國國民，以及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尤其對於那些沒有定見的小國，可使他們對於英美發生好感，這當然是很有利於美國，不過，我們尚未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後的種種：當時，首先創設設立國際聯盟的美國，後來却以國會反對爲理由，自己反不正式參加，把自己置在自由的立場，專心於利己的或獨佔的侵略行爲。

「美國」(America)以「美」爲名，但其本來面目却醜惡得很，實可使人掩目却步。我們不必談談淪美軍的橫暴不法，或太平洋戰區美軍的殘暴獸行，就在和平區內也可找到實例。譬如漢口市玉石不分的濫炸，美機不遺餘力許多非戰鬥員的無辜中國人，並使更多的市民在這天寒地凍的時候無家可歸。又如上海地區的盲炸也是美國兵所駕駛的B 29型爆炸機啊。

堅持到底

這次世界大戰，無異是裝載地球上所有國家而急駛的快車，像猛虎般不息行走的快車，直到和平條約成立之日爲止，身爲乘客的各國，縱然覺得飢餓，在車行未停以前，也不能向車站和車外買點心吃；縱然心中不快，火車也不會爲你停止。不習坐這火車的人，除出跳下來以外，別無他法，但快車行駛極速，跳下來必定受傷，運氣壞點，甚至還會喪命。然而，在火車的窗外宣傳

心的理柳雨生

會真面目：

其一條是：

市財政局自積極整頓稅收後，已查獲娛樂場所偷稅案件多起，均已分別照章處罰，迭誌前報。最近又悉該局查獲×××等娛樂場所十家違章案，亦照章處罰。計×××俱樂部因舞券未經送局蓋戳，罰鍰五十萬另四千元。××舞台因加座券未經送局蓋戳，罰鍰二百七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元九角。××舞台因未撕去票頭，罰鍰二百二十四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元一角五分。××越劇場因加座券未蓋日期圖章，罰鍰十四萬五千五百元。×書場因入場券未經送局蓋戳，罰鍰一萬九千一百六十元零四分。××舞廳因舞券未蓋日期圖章，罰鍰六萬三千元。××大劇場因加座位未發售門券，罰鍰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元九角。××大戲院因一票二用，罰鍰九十八萬另七百八十五元。××大戲院因使用銀光舊券，未經呈請備案。罰鍰三十七萬四六百二十五元。××歌場因私自提高唱券價目，罰鍰一百九十四萬七千八百十六元九角。……

我們讀了這則新聞雖然沒有怎樣計算罰鍰的細賬，也會覺得整理稅收，剔除積弊當然是勝過增稅萬倍的。但是另外一條新聞，就覺得實在是很「慘」了，新聞云：

鎮江人許森之妻徐佩文，住本市開北新運路新德興里二十一號，近因瀝地疏散人口，將婆母及三歲幼女，搬送回鎮江原籍，當於三月四日上午二時至北站四號售票處守候至天明七時，被車站黑帽子蔣士彥無故痛毆，繼將頭髮揪住。拖赴其辦公室內毆打，致身受重傷多處，當送靶子路上海療養院，將腰子取出，已被擊碎，延至翌日上午一時四十五分不治逝世……

這兩條新聞對照起來，不是正可以反映出上海政治社會的複雜，娛樂場所的偷稅，罰過一次大約即可以徹，大大的整頓一番呢？

有許多意見和文字，應該用許多種不同的語言，經過許多不同的人反覆重疊的說給另外許多聽的。

第七期風雨談業已出版

本期要目

- 貧賤交與富貴交……陳公博
- 漢字和國文（十堂筆談）……東郭生
- 桃源……羅克之
- 關於「一士讀書」……徐一士
- 愛情的故事……周幼海
- 論閒臥之利害……曹家球
- 與友人談紅樓夢……舒易
- 凌霄漢閣劇話……凌霄漢閣
- 一篇極短的小說（小說）……許季木
- 李五爺（小說）……迅鳩
- 絕對貞操（小說連載）……柳雨生

着：「放大膽子跳下來吧，都是青草，不會跌壞的！」或「外面有的是春風和食物」，這些宣傳，正打動了車中乘客的心。結果，義大利。法蘭西。羅馬尼亞。芬蘭等都受此種誘惑，不顧一切跳了下去；但他們都受重傷了，而且是致命的創傷。可是，這列快車所捲起的狂風，還不許負傷者落伍。在不知不覺間，又使他們成爲車上乘客了。

懦怯的跳車客法蘭西。義大利等，其唯一的希望尚且不能達到。現在俯首後悔，自言自語道：「我錯了」。然而遲了，他們如能苟延殘喘直抵火車站，找到醫生來診治時，該是天大的幸福了。

今日，各國正咬緊牙齒，繼續坐在車中，我們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將來起見，必須堅持到底。

美人目中的渝軍

渝軍殆未受訓練，糧秣裝備殊不完全。士兵之所以瀕於饑餓，且無完善裝備者，即因上級將校侵吞餉糧以飽私囊所致。富家子弟納五萬元，即可免役，出五十萬元者可購團長之缺。在此情形下，安能維持軍紀？」

這是羅斯福總統私人特使，美國衆院議員瑪因·孟非爾特，自重慶歸國後於一月中旬在國會宣布的重慶地區視察報告。他又率直地說：「渝軍爲國民軍或其他，當非吾人所關注，要之，能和日本作戰即可。」此點須十分注意。英美一般侵略東亞的國家，在印度則迫印度兵，在澳洲則使澳洲兵打頭陣，常常犧牲別的民族來圖本國及本族的發展。他們現在正想將此種歷史重演於中國。

「果能以訓練，予以充分之裝備，則中國人亦可編爲良好之軍隊。」這是某一個美國人的說話美國人的野心，我們須時刻提防。

賣卜者

賣卜者

那頂大紅結油膩的瓜皮帽是活動的，跟着他的頭迴轉，增加了靈感似的幫助了他生動的表情。他的臉拉得很長很長，像一頭驢子，負重在長途上跋涉。聲音蒼老而沉重，吃力而又不說不說，說不盡的，向着那些圍在四週的陌生人，半理解半同情似的面孔，發着詭異的怪音。爲了吸引周圍的人羣希望他們不散去，賣卜者的聲音有時提高得很尖，使人背上打寒噤。「文王卦，算流年卜運氣，無一不準，不是我張鐵嘴吹牛，在上海灘上也有二十多年了。在此地就沒有移動過，卜卦算命測字排八字，有不靈的，把我櫃子翻倒來，連這次戰事，我都早算着了，甲申年是刀兵年，人類有血光之災，咳！八十八師副官長就相信了我的話，他可以證明我的話，請！你們看，這是他的名片，」他用手指指那極板玻璃下的一張陳舊的印着××軍第八十八師副官長王大渠的卡片。自然，他是知道沒有人會好事地追究這張卡片真假的，何況這位副官長官銜雖大，依然是名不見經傳的人。決不會有人疑心或抗議他這張名片是否從垃圾堆中拾來，但無論如何，成了他唯一有力的證明。於是他特別提高了嗓子說：「他聽了我的話，辭了職，纔免了兵刀之禍，現在在上海做寓公經商，發財了，嘿，和兄弟還有點小來往。真的，烽火遍地，生靈塗炭，在數者難逃，天機固不可洩漏，可是修德修行，也可免除無妄之災，知天命者實爲上策。譬如說吧！這位先生！……」

他枯瘦的手指到旁邊的一位

穿舊長衫的中年男子身上去了。那男子的臉是蠟黃的，顯見得營養不足，眉頭深鎖着憂鬱。

「這位先生的相是好的，快走鼻運了，可是印堂不亮，家累頗重，近况鬱鬱，雖無什麼了不得的事發生，可是環境展不開，不得志，不過，親戚朋友道裏感情還好，有幫助，是嗎？」

那男子沒有聲音，也沒有反對，看樣子，對於他的分析是默認了。

「不過，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卜卦以神會理，以已知數推到未知數，其中道理是奧妙是無窮的。朋友！如欲推卜未來命運，請坐下來談談吧！」

大家的眼光落在櫃子的價目表上了。文王靈卦二百元，推算流年三百元，看相四百元。有些人散開了。好像並不關心自己的命運。更不相信張鐵嘴口裏的命運。這年頭，大家都是過着不利的流年了。

就是張鐵嘴自己的命運，不卜也可知。站的人散了些，却有趕熱鬧的新的人羣擠上來，可是坐下去卜算命運的是那樣少。

天暗下來了。張鐵嘴點上了清油燈，想着家中空着的米缸和一家人，他那戴着紅結小瓜皮帽子的頭也轉得沒勁了。

人越來越稀少了，那盞陰暗的清油燈的光，淒涼的照在那張寫着一張鐵嘴，算命看相，文王靈卦一的櫃子上。

他的臉拉得很長很長，像一頭驢子在長途上負重的驢子。無力地嘶喊着：「算命看相，文王卦！」

樂天朋友之死

某天，天氣露着從來沒有過的倦色，陰沉沉，下着濛濛細雨。我起身很早，爲了去參加一個

勝敗的關鍵

美國軍事專家稱：「日本尙可徵兵四十萬，將在保衛東亞的最後防綫上澈底抗戰。」美國自己發表今春招募新兵九十萬，却說日本只有其半數以下的四十萬的可能性，美國當局的擅長宣傳，不得不令人嘆爲觀止！縱使日本沒有再徵新兵四十萬的可能性，也不僅新兵是戰鬥員，而另有其作戰的基礎。日本原抱定全國皆兵主義，其國民都有繼續奮戰到最後一人的決心。

所謂保衛東亞的最後防綫的意義是什麼？不論在如何小的島嶼上，只要還有一兵一卒，日本無不拚命奮戰。不問布塞班島，菲律賓或中國，爲了大東亞民族國家，日本都將作殊死戰。因此無論何處，對於日本人都絕對是最後防綫。日軍就在如此的心境下，在各島各地，從事於逐漸消耗來侵東亞的美軍實力的作戰，也就是所謂出血作戰是。

大東亞戰爭的勝敗，並不決定於馬尼刺一城一市的得失。如果馬尼刺的得失可以決定大局，那末日軍早在二年前便佔領馬尼刺了，大東亞戰爭早該結束了。由此可知劇烈的戰鬥，尙在今後呢！

堅守本位

擁有上陸用舟艇百艘左右的美國機動部隊，忽然出現於呂宋島仁加因灣附近，而以補助航空母艦十艘左右爲主體的敵美有力運輸船團，則正游弋於菲律賓賓班乃島附近海面。這是一月五日的情勢。美軍似乎已將雷伊泰島攔過一邊，拚命致力於菲島奪回作戰。從大東亞共榮圈的立場看，菲島位於南方資源地帶及日本軍需工業基地的中間；如由美國方面觀，則是侵略東亞的立足點。

及其他洛川

朋友的喪禮，雖然我是一個夜工作者，缺乏睡眠，實在痛苦得很。但我不得不去，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家族孤苦零丁的朋友。患着急性腹膜炎，在醫院裏僅僅住了兩天，不知怎樣就默默地死去了。也沒留下遺囑。

街上很靜，許多店子還沒開門，祇有一些報販子坐在地上喧嘩地數報紙，才算給了街一些生氣。我坐着街車，穿着冷清的街，街着菜市場，便到了朋友死的醫院。由白衣護士領着，走過那雅雀無聲的病房和修長的走廊，一切都帶着死亡前的屏息。朝雨使花園騰着春天泥土的氣息。緩緩吹來。

當我們停留在黑色木屋釘成的太平間時，普山莊的工人已經前來了。還有另外兩個朋友的朋友已先在，一個是我這位朋友生前最好的女友，他穿着一件藍色的布旗袍，木然的站在用白布蓋着的死者之前。有所沉思。她的眼睛浮腫，顯然她哭過，會為不測的悲哀所襲擊，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濺淘大哭，祇是隱着眼淚，沉痛着。心中流着一種出不說的辛酸，覺得世界太空虛，太沒意思，一個人不是這麼容易地就消滅了麼？我好像不在為那朋友悲哀而是為我自己。為了生命這樣容易消失而感嘆到生活着不知爲了什麼意義。我這位朋友是無家族的，朋友也很稀少，伴着他的，祇是那亭子間的畫具和許多書籍以及幾套破西服。他雖然孤獨，可是很樂天，雖然他老鬧着沒有飯吃，終年鬧着失業似的日子，靠東畫畫廣告畫，西替人着着顏色來維持他貧困的生涯，

他却從未露着什麼愁臉，有錢餘就和朋友上咖啡館聊天，跑小舞場跳舞。和那些舞女混得爛熟，有時跳上樂台去弄弄樂器，和洋琴鬼唱得爛醉，泥醉在街頭。有時買些假古董小擺設，破書籍，閉門在家三五天不出去，繪着畫連飯也不吃。祇買着燒餅或餅干充饑。他好像與世無爭，永遠快樂的人一樣，連我這整日為私務和衣食生活俗慮所愁的人也深受其影響而感羨慕了。本來徒愁也是無益的。誰能料到這樣一個樂天的人也竟會突然死去呢？

上前天晚上的事，好像就在目前一樣，這位朋友還借他的女朋友和我坐在一家小舞場的樓上，他那圓圓的臉上充滿着愉快，藍色的電燈光射在他那刻着學校名字的玻璃的銀戒子上，閃出一種微細的光。他喝着廉價的啤酒，一直喝到打烊，他不斷的和那位女朋友起舞，發出康健金石般宏大的笑聲。好像周遭的人羣都壓伏在他快樂的氣流下。本來在這樣一個紙醉金迷的快樂氣氛的舞場裏，誰也容易忘却世界的，而我的朋友却好像永遠記不起四週，甚至自己。

誰會知道死亡的影子，這樣快的籠罩在他的頭上了，前天還在舞場裏大笑喝廉價啤酒的朋友，而今天却一動不動的躺在他的女友面前，永遠離開了人世。當工人把他的屍身拾起送進那塗着難看的土紅色和漆了一個白十字的薄皮棺材時，我看見那圓圓的臉上還遺留着抱憾似的死亡前的痛苦。那隻浮腫而變紫的手上，還帶着那刻着校名的珽珽銀質戒子，在陰暗下閃着光。當棺材被一個短小面目黧黑的工人用車子拖出院子時，那位女孩子突然忍不住嗚咽起來了。那一天，我被一種不可思議的憂悵和死亡底幻想佔有着，但不是悲哀。人們是爲了生才活着的，現在所有的事已經完了。就是那個女朋友，我也好久不見了。有一次我在電車站看見她夾在一個年青人的臂下笑着，我們還彼此招呼地點了一個頭。

因此，日本也出動陸海軍特政隊等，展開積極的邀擊戰，決定大東亞戰爭勝負的大血門於是開始。日本決心雖然如執鐵，但戰局未必容許日本樂觀。中國應走的路早已決定，現在已是必須實行的時候，不容所有遲疑。各人都應該堅守本位，從速致力增加生產，鞏固治安，肅清政治。美國正圖再事侵略東亞，並且垂涎中國大陸。深慮一下吧，決定大東亞戰爭勝敗的關鍵，有一部分也在我們手中哩！

美國勞力缺乏

在人力資源問題上，使美國感到頭痛的，不僅是前綫兵員的補充，即國內軍需生產所需勞動力的不足，也日益嚴重。羅斯福在本月六日致書議會，再提出採取全面國民徵用法的要求，即是說明美國已不能用過去的方法，來提高並維持軍需生產了。美國勞工人數及勞動時間數，至一九四三年已達頂點，一九四四年以來，反有減少的傾向。爲了挽救這傾向，美國戰時動員局已於去年八月發出關於勞務再動員的命令，對於軍需工廠及民需工廠中勞力的利用，徵發，以及勞力移動停止措置的實施等，命令各地方負責。這是未能實施國民徵用法時不得不採取的手段。今日既再提出全面徵用國民的問題，可見用以往的放任手段已不能維持美國的軍需生產，更無從望其提高了。

美國最大的弱點，厥爲人力資源的貧乏，我們已屢經指明。最近一年半間，美軍雖然不斷反攻，但其後決不能夠用同樣的速度及威力繼續無限制的侵攻作戰。物資的消耗既大，補給的路綫又甚遙長，美國在其兵員的增援補充上，將不免困難。何況愈接近日本本部後，美國人員的損耗必然愈加增大。因此，美軍在呂宋島上陸等事，並不值得驚恐。問題是日軍於未來的決戰中與以決定性的打擊時，美軍能否忍受大量的流血。我們在這時候，絲毫沒有爲了門外漢的戰略論，而隨戰局的波動或喜或憂的必要。

聽樂一記

王 簡

莊子至樂篇有云：「夫天下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此言在一般高人雅士的心目中確不失爲人至理名言。但在我輩凡夫俗子看來，總覺得莊子未免有些「迂」，人生不過僅有短短數十寒暑，若不趁活着時及時行樂而去貪圖那死後風光，那才是愚不可及呢。

際此米珠薪桂之亂世，身安厚味美服好色等樂趣當非我輩窮小子所胆敢妄想，而末一項音聲之樂趣對於須富，倒似乎沒甚分別，街頭音樂隨處都是，祇要不是鬻子則不論貧富皆有盡量收聽之權利，就是售錢的音樂會吧，其賤位至貴也不過數百元而已，此數亦不過合數隻大

餅之值。豈不聞孔子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於營養問題亦甚便解決矣。

這也許是一種癖好，生性對於聽音樂極有好感，所聽者並不僅限於歐美的古典音樂或近代的爵士音樂，總之祇要是音樂則不論中西古今甚至地方小調都有暢聽的興趣，祇要能使聽覺得快感者我都名之爲音樂，但是否符合音樂之標準則在所不計也。聽音樂者莫不擇其優者，但我則不論好壞祇要機會則莫不樂而聽之，聽音樂者不過是爲求得精神上之愉快而已，若果以求娛樂的心情去聽音樂則不論音樂之好壞皆能滿足自己的慾望，而若以音樂家的態度去欣賞，那簡直是自尋煩惱。好音樂固然能使聽者歡呼鼓舞，但根據我歷來聽音樂之經驗來說，壞音樂且能使人得意外之收穫，若是不信，則請靜聽慢慢道來：

上海某音樂院新生考試，有一應試男生，獨自一個冷清清地站在台上清唱，也許是沒帶歌譜所以沒人爲之彈伴奏，此人不但字音不清，且發音亦大不佳妙擠緊喉嚨好像鷄啼，唱時腳跟提起，唱至越高處則腳跟提得越高，身子幾乎要直往台下衝，這時不特華人，竟使那些道

貌岸然的洋教授亦不禁樂不可支。

有一次，在上海青年會聽伍正謙的歌唱音樂會，伍在滬音樂界亦頗負盛譽，但其表情亦太妙了，自始至終是快樂的曲子或悲悽的歌曲皆以一副悲切切慘悽悽的神態、聲調而歌，若是神經衰弱的聽者則一定會被他逗引得痛哭流涕。善演悲劇者人皆譽之爲悲劇明星，依此類推，則伍正謙亦何嘗不能譽之爲悲歌專家歟？當其歌「悲歌」至半途時突然驟若寒蟬嘴雖大張而聲則不肯奔出，此時他那付尷尬臉孔真堪欣賞哉，不禁引哄堂大笑。

其次又是在青年會聽歌唱音樂會，這次却是上海歌樂社的演奏，逾時已二十多分鐘尚未開始演奏，聽者不禁嘩然而鬧，忽然從台上傳來一陣寧波腔的上海話，說明遲遲未演奏之原因，四處搜尋台上並不見有人在，正在奇訝之際，突然發見在慢幕中隱隱伸出一個秀髮光可鑑人的頭顱，而這顆頭顱離地約有六尺餘，一個人高有六尺餘則早已陳列大世界任人觀賞矣，由此可斷定此人決非身長六尺餘，大概脚下是墊着一張椅子，觸景生情因而想起「正在想」中老鴛鴦演文明衛生話劇之情之景堪與此相媲美，因之又不禁嘖然失笑。

戰前。筆者負笈于香港，一日應同窗之約，同赴先施屋頂樂園聽女伶清唱，按規定獻唱之時間每人須唱二十分鐘，其中有一女伶歌關羽單刀赴會一折，歌來的確極盡疾徐抑揚之能事，真可謂慷慨激昂之至，但歌至將末之際，忽一變而爲悲鬱淒涼之音，奇而細聽之，適其歌曰「……紅顏（附註：讀者不要忘了關羽原是「紅顏」薄命——）不禁失聲大笑，雖然噓噓之聲四起亦不暇顧矣。

俗語有云「日笑三次延壽一紀」，聽好音樂不過是聽好音樂而已。而聽壞音樂則除使聽覺獲得快感外，且能得到意外之收穫，又何樂而不爲呢？

· 紙報大各海上紹介 ·

中華日報
申報
國民新聞報
新中國報
新申報
新聞報

緣 因

一 丁

在人生匆促的過程中，無論這是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莫不有因緣之湊合而成。雖然說，人生的遭際，不全然都受了定命論的限制，可是無窮的事物中，對於或時或物的配成，也不能不說是有點兒公式的擺弄。

在一個花開燦爛的春天早上，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是到了西子湖濱，經友人先期的佈置，我寄

宿在一隻大廟宇裏。在那兒，可說得是離塵絕俗。朝夕的晨鐘暮鼓聲滲雜在梵音嘹唳的經示當中，使人發生有已赴靈鷲山峯，開佛說法，而感悟到出世之想。

我久處在塵烟人寰中過够了熱鬧喧囂的生活，而今一旦轉移到這種清靜的境界裏，非但沒有覺得寂寞的可怕，反而感到在過去的那些年頭裏，過的完全是無聊的生活，整天在機械般工作着周旋着。年復年，日復日的偷偷過去，匆忙中我經歷了多少事務，全靠了一時的勇氣，一時的武斷來完成了一件事情。對也罷，錯也罷，統在沒有再三思惟

中成了陳跡。現在，一切都湧現在眼前，是歡欣懺悔，連我自己一時也攪不清。

除了每日出外辦點例外的公事，或者到湖濱去散步外，閒來總在大殿上看他們念經，禮佛上供。或者在他們空閒的時候和他們談談天。

這樣，我過了一個多月的生活，把我的精神和行爲完全淨化了，深深感到了一切都有所註定，絕無勉强的可能。否則，如袁了凡先生在立命之學所說命運不能限制大善和大惡之人。這就是說，命運惡劣之人，爲了作了大善之事而減輕他

的惡運；命運佳好之人，作了大惡之事，就能把他的遭遇改成不幸。

又回到了上海爲了生活的延續與維護，我不能不又過着應酬的日子。可是，在燈紅酒豔之餘，我總忘情不了那住居在廟中一個多月的偶然緣份，使我淨化了身心。我之與一切朋友們，親屬們在注定的因緣當中，成就了彼此的關係，即使是冤家與仇敵，又何獨不然？正如楞嚴經所說：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爲千劫，常在生死。」

汝愛我心，我愛汝色，以是因緣，經爲千劫，常在纏縛。」

亞 洲 銀 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行 總

號九八路波寧海上
(〇〇五七一話電)
二四二二號掛報電

行 分

號七四二路山泰
七七七四八話電
號〇〇六路陽洛
六二五九二話電

太湖春濤可東

非常。
號稱面積一千方哩餘的湖裏

，滿載着湖畔土產
物資的太湖船，油
然地向工商都市無
易組成船團而來，
漁舟悠悠地如在海
裏似的漂浮在湖中
，年青的姑娘洗髮
，好像湖岸柳樹的
投影。
——浩蕩水面
，匯三府十三縣之
水，集三江三十六
浦之水委，注流入
海，不獨這三吳地
方風景之秀，抑為
三江平望地方治水
灌溉之要局。
以前書本載：這是
江南地區農漁業與
舟運的重要地帶。
從梅林附近乘

是跨蘇浙兩省
煙波渺茫的太湖。
是詩人謳歌為瓊田
三萬六千頃，七十
二朵青蓮開的太湖
，是吳越爭霸水戰
故地的太湖。淺綠
之霞像柳的顏色，
遠趨於於水波中，
看到了太湖之春。
過了梅花盛開
從無錫梅林內念幼
塔遠眺太湖的景觀

民船橫渡五里湖，出太湖，即為
名勝龜頭渚。有突兀的巨岩臨于
水面，如眠似的看太湖之波，在
巖巖間水沫橫飛，屏風似的
巨岩斷面上，刻着「橫雲」，「
包孕吳越」的雄大文字的一節云
：「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
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歸路，
敗太子友於能，始夷通江淮轉
襲，遂入吳國，燒姑胥，徒其大
敗」。看這風景想起當年吳越
大戰，以置此為水軍決戰的重
點。

石壁上據杜顓說：
還刻有「鼇渚春深」的
碑設立着，太湖的風致
，或許也許因這春濤的
關係吧！

x x
x x
x x





間關萬里返申江

廣記繼黃

我是民國二九年九月離開上海到東京的，到今年恰是六個年頭，不過實際上還只四年多，個人在學術程序上，總算告了一個段落，然而天涯海角，生活上的波瀾，儘足夠我回憶的，想在最近的將來，抽出時間，寫作專記，現在暫時讓我客串一隻武家坡平貴回客吧！

二月十四日早晨，天氣相當的冷，據東京的父老說，今年的冷，是五十年來未有的，因為想趕上八點半的早車，又加整理行裝，昨天通夜，沒有合眼，稍為有一點疲倦，坐電車到東京驛，途經二重橋前，這是日本的靈魂所在地，物質上的建築，當然是華麗莊嚴，一旦身歷其境，也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興奮感慨，日本人往往拿「感激」兩個字來說明他，這和我們所解釋的「感謝」意義，稍為有點兩樣，概括的說，日本民族，是個富於感情的民族，很容易興奮，動不動就眼圈兒紅，不過這裏所說的眼圈兒紅，不一定就是悲傷，也不一定需要哭泣，哭泣是弱者的吶喊聲，日本人認為不足採取的，總而言之，日本人所說的感激，簡單的說是：「感情受了激動，悲歡苦樂，都包含在內」，這和英語的Inspiration有點相像，到二重橋前，行敬禮是刻板的習慣，然而感情上的激動，也常常有之，上海是我留戀

多年的，行將舊雨重逢，江戶也是我留戀多年的，這卻是陽關三疊，折柳情傷，這一瞬間的心理，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事法形容，效法鄰邦，名之曰「感激」吧！

到車站的時候，距離發車，還有一個多鐘頭，這給我一個從容咀嚼「黯然銷魂」的滋味，不一會兆民來了，他是和「彼女」同來的，這個年頭兒，年輕小伙子，和女朋友，原不算一回事，不過此日此時，此情此景，兆民當然也是相當的「感激」吧！兆民是到濟南的，我們可以同路到天津，這給我以相當的安慰，到預定時間，車開了，關東一帶，幽歷多矣，但是車移物換，一草一木，多覺得有一點別離滋味。尤其是車過熱海，遙望西山，伊人秋水，今番一去，何日重來，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這只怕又是所謂「感激」吧！

過西日本的時候，正是夜間，清山綠水，竟不能得一目遊機會，真是憾事，十五日早晨到下關，我們的運氣還好，沿途都沒有碰到警報，到下關的時刻，也並沒有遲誤多少，指定船是十六日早晨，在天下旅館休息了一宵，棧橋的偉大，相當可觀，候船的人數，也可驚人，一直等了三個鐘頭，才得上船，到釜山是下午五點鐘左右，

接着就趕上到北平的快車，食堂車的客飯，二錢一錢，真是價廉物美，也許是氣候冷的關係，生島河山，特別顯着淒涼，車過新義州，遇徐明友君，一定要我和兆民到奉天下車，我生長在長江流域，東京氣候比上海也冷不許多，這一回是第一次嘗到北國的冷的滋味，雪地冰天，這才實地的體驗到，我們住凱寧旅館一宿，連網君招待我們吃了兩頓飯，連網君是肅親王的孫子，有名的川島芳子就是他的姑母，肅親王家有一位日籍媳婦先生川島，芳子因為跟他到日本，所以就叫川島芳子，連網的父親，把肅親王的遺照給我看，令人不禁滄桑之感。

十九日離奉天，山海關車停半小時左右，自古幽情，油然而起，過山海關，華北的物價，在食堂車上，就可看見一斑，在天津，和兆民分手，我一個人直駛北平，到北平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暮色蒼茫中，最先映入我眼簾的，就是那鬼獄獄的正陽門，憧憬多年，一旦親臨其境，如夢裏相逢，累代帝王，而今安在，真所謂白雲蒼狗，千古同悲也。

當天晚上，睡在一個東旅館的日式旅館，因為太晚了，不便出城，第二天清晨打電話到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去，所方派程秘書來接我，我寄宿在他們那裏，下午三時謁四先生，把我這幾年來的一點短篇作品給他老看，主要的目的是想請他老指示我今後立身處世的方針，不料將軍當益壯，猶不減其叱咤風雲的豐度，對整個大局，有很切實的見解和抱負，隨後也談過好幾次，將軍負華北重望，我極盼望中日兩方有識有力之

士，永遠不要忘記皇城根下這一位老先生，砥柱中流，邦家之寶，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我是在馨香祝禱着呢！

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西直門外，交通不便，我住了兩天，搬到太平倉藤澤親雄先生家裏，他是我在東京時候的老友，他對實際問題的方針，我不便多所批評，但是他拿太極陰陽的哲理來說明他的世界觀，人生觀，這一點實在是值得重視的，仔細體驗起來，我們日常生活，一舉一動，無一不是太極陰陽，朝斯夕斯，而不自覺，伏羲孔子，固生民之英，數千載之下，物慾橫流之中，閱風而起，藤澤的功勞，又何可漠視呢？

從藤澤先生那裏，我知道了文翰和迎春的住址，他們住在一起，迎春是和他太太一同到東京去留學的，他現在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文翰還是光桿兒，他自己說：「我倒並不着急」，文翰和迎春，對我仍然是和在東京時候一樣的熱，迎春做了一任地方官，還是照樣的窮，這使我非常高興，目前的中國，無論在那一方面，這類青年，太少了，文翰陪我逛了一趟北海，好孩子，好兒的幹吧！中國的前途，有咱們在呢！

古老的北京，無論到甚麼時候，總是拖那個悠閑自適的調調兒，天上有警報了，北京的大爺們，仍然是哼着二黃，輕從緩步而來，這當中當然有許多理由在，不過我們在東京過慣了戰時緊張生活的人，實在有一點看不來，就是北京的本居留民，也和東京的大不相同，究竟是環境左右人呢？還是人支配環境呢？

北京的物價，漲得可怕，可是只要有錢，甚

麼都有，這兩點在我們看來，也是很陌生的，朋友們都不希望我離開北京，我也有這個打算，可是終於在九號下午南下了，迎春的太太，替我作了一點點心，迎春和我同車到天津，這個年頭兒，這樣熱，還不多有呢！

車到宿縣，正是夜深，久駐不前，不一會正式報告，固鎮橋被毀，不能前進，原車返徐州，在徐州下車，到淮海學院會了策，老丁很高興，馬上召集全體學生，叫我說說留日經過和感想，回國以來，不少的人問這個問題，我對他們簡單的說：日本現在是舉國一致的作空前未有的殊死戰，情形當然相當緊張，可是不是和我們在中國的人所想像的那麼厲害，所慮的，倒是我們的不爭氣不上進的情形，那是有增無已，抱優越感的人當然不對，被人家優越的人更不對，造成對方優越感的人尤其不對，自己不爭氣不上進，是被人優越的原因，狐假虎威，仗勢凌人，是造成對方優越感的原因，回國來，感慨多端，觸目傷心，無過於此。

十二日晚，國華在他家請客，丁策也被邀在內，老丁叫我也參加，國華在徐，我本早知，只是他的地方，沒有老丁的容易找，既然有這樣好機會，我也欣然前往，國華見我不速而來，驚喜欲狂，來賓也在，大家高興極了，他們的熱，不減於文翰迎春，徐州是相當的緊張，有這幾個火車頭在，我是爲國安心的，那天晚上移住國華家裏，國華和來賓對我的從根本做起的主張，很贊成，在徐州等了四天的車，一直到十四號才有首次南下的車，風雪交加，泥濘載道，路上苦極了

來，來送我到車站，握手言別，我是茫然了。大徐州，古戰場，再會吧！

車過徐州，怪現象不一而足，這當中隱含着無限的危機，肉食者，當無暇及此，過浦口，踏上海滬路線，更令人不忍卒睹，我並不願人云亦云，斤斤於物價，黑市等問題，我看不慣的是人心已死，挽救無方，我在北京的時候，竟有人說這是中國的常態，嗚呼，余欲無言。

長江以北，我是破題兒第一遭，沒有方法和從前作比較，據說徐州的大建造物，是戰後新興的，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別來五載，形容依舊，實質已非，我會親眼見過牠在大戰炮火下巍然不動的雄姿，我會親眼見過牠戰後一時的變態繁榮，會幾何年，已經面目全非，這才知道鋼骨水泥的巍巍大廈，究竟不過大時代的潮流。

有兩樁事使我注意的，第一是白相人吃講茶拉台子的事沒有了。第二是電車賣票揩油的事沒有了，這兩件都是上海幾十年來的積弊，過去多少大好老，沒有法子，何以現在能够革除，足見只要有力者有誠意有決心，天下那有不能興革的利弊，可是白相人是去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一種畸形的不合理的勢力，電車不揩油，火車卻公然賣黑市，過去是變態的橫行，如今是面目雖改，實質依然，嗚呼上海！

x x x

從前江戶向島附近有一個有個無聊的名字叫馬山才之助的人，極貧，三十二歲，獨身。他愛

x x x

以下所記，是聊齋誌異中底一篇，原文一千八百三十八字，拿我們普通用的四百字的稿紙來抄，雖然祇有四張半左右極短的一小段，讀起來却令人湧出種種空想，像讀了一個三十張左右的好短篇一樣，發生一種滿意的感覺，我就想原原本本地把那由於四張半的一小段所發生的空想寫出來，這樣做法是否創作的正道不無討論之處，但我以為聊齋誌異中底故事，與其說是文學的古典，還是近乎地方的口傳，二十世紀的日本作家拿這舊故事作骨幹，配以捏造的空想，託以自己底感懷，「此創作也」地介紹給讀者，想來也不致於罪孽深重。我底新體制也不外是浪漫主義的發掘而已。

清負譚

錫太
熹宰
譯治



菊花，聽到那裏有佳種，不管人家講討價錢，不管遠在千里之外，他總要把牠買來，喜愛的程度，由此可知。初秋時分，他聽到伊豆底沼津附近有佳苗，立刻整頓行裝，喜形於色地出發了。他越過箱根底山丘，到得沼津，就各處搜索，終於給他找到一兩根出色的菊苗，於是把牠當作寶貝一般，小心地用油紙包好，等着踏上歸途了。當他再越過箱根底山，小田原底市街也在他底眼底下展開的時候，在他底背後忽然聽到馬蹄卜卜的聲音，這聲音聽來老是以緩慢的步伐，不遠也不近，保持着一樣的距離，跟着他。他因為得到了好菊種，高興得了不得，馬蹄底聲音就沒有去理它；然而過了小田原，兩里，三里，四里，這聲音仍舊卜卜地跟在後面。他才開始覺得有點奇怪。回過頭來，就看見一個美少年，騎着一匹奇妙的瘦馬，離開他六七尺，在走着。看見他回過頭來

就嗽他笑了一下，才之助覺得不理他也不好，也就站住，報以一笑。這樣，少年便走過來，下了馬，說道：

「天氣真好啊。」

「天氣真好。」才之助也附和說。

少年牽了馬慢慢地走起來，才之助也和他並肩地走。仔細看看，這個少年不像武家出身，人品幽雅，裝束也挺括，只是舉動似乎有些粗里粗氣。

「您到江戶去麼？」少年用一種馴和的口氣問，才之助才覺得輕鬆一點。

「對了，我回到江戶去。」

「原來您是江戶人。從那兒來呀？」

旅行的對話，大概都差不多，依次一問一答之後，才之助終於把自己這次旅行底目的全盤告訴他了。

少年立刻閃亮着眼睛說：「阿，喜歡菊花，有出息。對於菊花我也有一點心得。菊花不開種苗的好壞，是講手法的。」接着就說了一點關於自己栽菊的方法。菊狂的才之助，馬上着迷了。

「是嗎？但是我還以為菊苗不能不好，比方說吧……」便開始把胸中廣博的菊花的知識吐露了出來。少年雖不表示反對，可是在時時插進去的簡單問話裏面，却令人感到一種無可比擬的深湛的經驗，才之助蹦起來，越說越失去自信，終於變成哀泣的聲音。

「得了，我什麼都不說了。光談理論也沒有什麼意思，不如把我家裏底菊苗給您看看罷。」

「那也是的。」少年沉着地首肯了。才之助

有些耐不住，他就想把自己園裏底菊花給這少年看，讓他驚嘆一下，心裏憋着。

「那末，怎麼樣？」才之助已經失却思慮與分寸。「現在就跟我一塊到我家去吧，祇要一看就成，我就想把我家底菊花給你看；無論如何請您去罷！」

少年笑道：

「我們不是那樣樂天的人啊，現在上江戶去是不得不找事做的。」

「這種事情沒有問題。」這麼一來，才之助便處於騎虎之勢了。「先到我家去，好好地休息休息，然後再找事情也不晚。總之，非看一看我家底菊花不可。」

「這樣，事情就開大了。」少年已經不笑了，嚴肅地沉思着。他默默地走了一會，忽然抬起頭，用一種傷感似的口吻說：「咱們原是沼津人，我底名字叫陶本三郎，父母早就死了，祇剩咱們姊弟倆。近來我姐姐忽然討厭沼津，一定要上江戶去，咱們把一切細軟收拾好，現在正要上江戶去呢；咱們雖然已經離開沼津，可是還沒有任何打算，想來，實在是叫人擔憂的旅行，並不是討論什麼菊花的時候。因為我不是一個討厭菊花的人，所以也就說出多餘的話來了。不再說了吧，請您也不要提了。咱們分手罷。想起來，咱們剛才也不該談什麼菊花的。」說完，以目為禮，要上馬了。才之助緊緊地拉住少年底袖子，說：

「等一等。既然這樣，更非請您到我家去不可。別遲疑了。我雖然也很窮，但是還能够招呼你們，好罷，讓我來負責罷。您說您是跟您姐姐

一塊的，她在那裏呀？」

看過去，在瘦馬廐後面，一閃眼便看見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子在那裏，才之助剛才沒有注意到，現在倒有點臉紅了。

姊弟兩人不好意思推却才之助底好意，終於到向島的他底陋屋去作客了。他們到得那裏，看見才之助底家比他所說的更要貧苦，姊弟倆不禁相對嘆息了。才之助却並不在乎，行裝還未脫下



，便領他們到自己底菊園去，引以自豪，更指定菊園裏的小屋給他們倆暫時居住。他自己起居的正房實在醜陋不堪，而藉取得幾乎沒有踏腳的地方，還是那間小屋比較好住。

「姐姐，這樣不行。我們竟到這種人家來作客了。」三郎一邊脫下他底行裝，一邊輕輕的對姐姐說。

「是的，」姐姐微笑着，「不過，我們還是不管這些的好，你就好好地給他種點好菊花，報報恩得了。」

「噫，姐姐竟打算在這種地方長住下去了？」
「對了，我喜歡這裏。」說着紅了臉。姐姐大約二十歲，膚色白得像要融化似的，姿態也苗條。

第二天早晨，才之助和三郎已經開始在爭吵了。姊弟倆輪流騎過并且帶到此地來的那匹瘦老馬不見了，昨天晚上還是好好地拴在菊園底角落裏的。今天早上才之助起來走到菊園去一看，馬不見了，在菊園裏跑了一圈，却看見菊花被咬得一塌糊塗，踐踏得不成樣子。才之助嚇了一驚，去敲小屋底門了。三郎立刻出來，問道：

「怎麼啦，什麼事啊？」

「你看！你們底瘦馬把我底菊園弄得一場糟了。我簡直要氣死了！」

「原來如此。」少年冷冷地，「那麼，那匹馬怎麼啦？」

「馬，管他！大概逃了。」

「那可憐！」

「什麼，你說？那樣的瘦馬。」
「說牠瘦馬，未免太過，那是一匹聽話的馬哩，立刻去找牠回來罷。這樣的菊園，管他。」

「什麼？」才之助臉上發青，喊道「你，你侮辱我底菊園嗎？」

姐姐從小屋裏幽閑地笑着走出來了。
「三郎呀，你陪罪吧。這種瘦馬并不可惜，是我放走了牠的。你還是立刻動手整理那糟塌了的菊園罷，這不是報恩的好機會麼。」

「啊。」三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輕輕的說。

「原來是這個主意。」

三郎勉強地着手整理菊園了。經他重新栽植過之後，葉子被咬壞的，和踢倒了的，快要枯死的菊花，都恢復了生氣，花莖挺直，含滿了水分，花蕾沉重而柔軟，乃至乾縮了的葉子也慢慢地在他底靜脈裏起着波動而伸展起來了。才之助不禁暗暗吃驚，然而他畢竟也是栽菊的志士，有他底傲慢。只好拉拉領襟，努力冷然地說：「好好去弄吧。」便走向正房去，蒙起被頭睡覺去了，可是立刻又爬起來，悄悄地從窗隙間往菊園望。菊花還是凜然地蘇生着。

那天晚上，陶本三郎笑着走到正房來，說：

「今天早上實在開罪您了。您覺得怎麼樣？說起來失禮得很，剛才我跟姐姐也說過，我們在這裏的生活，過得并不怎樣舒服，這是您也看到的，我想請您借一半園地給我，我給您種點好菊花，然後您拿到淺草一帶去賣，不是很好嗎？我打算替您種一棵好菊花哩。」

今天早上才之助底對於種菊的自尊心受了不少傷害，心裏實在不痛快。

「我不答應。你也是一個卑劣的人啊。」歪了嘴輕蔑他。「我祇當你是個風流雅士，竟出乎意料；拿我所愛的花賣掉，作爲柴米之資，真是

從何說起。這就是凌辱菊花了。把我底高尚嗜好去換錢，簡直卑賤齷齪。我不答應！」他恰像武士似的口吻說。

三郎也像有點不高興，換了口氣說：

「我以爲把自己天賦的實力去換取柴米之資，並不是什麼貪得無厭的壞事，說他庸俗是不對的，是和尙的說法，這是好精神；人祇貪圖金錢固然不對，可是祇誇耀貧窮，也是討厭的。」

「我一向都誇耀貧窮。我有祖上的遺產，我個人底生活，這已經很足夠了，我并不企望更多的財富，請你不要再爲我担心了。」

他們又爭吵起來了。

「那就是所謂狷介吧。」

「狷介，很好。說是和尙的說法也不要緊。我祇是和我底菊花同喜悲共哀樂地生活下去的。」

「那麼，我知道了。」三郎苦笑地首肯了。

「不過，小屋後面還有六丈見方的空地，我們可以請您把牠借過來嗎？」

「我不是一個吝嗇鬼。光是小屋後面的空地恐怕不够吧？我一半的菊園還沒有種上什麼東西，把那一半也借給你罷，你可以自由使用。不過，我得再聲明一下，種了菊花拿去賣的那種卑鄙的人，我是不和他來往的，從今天起，請把我作陌生人看待罷。」

「知道了。」三郎好像很爲難。

「照您底好話，我借用您一半的園地了。但是小屋的後面還扔着許多碎菊種，我想都要了。」

「那些屑事，不必一一細說了。」

他們不歡而散。第二天，才之助馬上把園地

劃開兩半，并且築起高高的籬笆作爲界限，使得大家都看不見。這樣，兩家就絕交了。

不久，到盛秋的時候了。才之助底菊園裏都

開着很出色的花，但他總想到隔壁的菊園。有一天，他偷偷地窺探了一下，這一窺探倒使他嚇了一驚，原來那裏整齊地開着一片從未看見過的大菊花，小屋也修理得漂漂亮亮，變成一所以乎很好住的瀟灑的房子了。才之助心裏并不甯靜。因爲關於種菊，顯然是他輸了。可是他們甚至造起瀟灑的房子，這一定是把菊花賣去，賺了大筆錢了，可惡。我得懲戒他一下。各種感情奇怪地擾亂着他底心，不知是憤恨還是嫉妬，這令他忍耐不住，終於爬過籬笆，闖進隔壁的園裏去了。那些花，越看越覺得每一朵都長得非常好；花瓣又厚又有勁，盡情地開放；花環都搖搖顫動，拚命地開着。再注意看看，這些花都是拿那扔在小屋後面的碎種種的。

「唔。」他不禁呻吟着的時候，背後就有個

聲音。「請！我在等着您哪。」猛一回頭，原來陶本三郎已經微笑着站在那裏。

「我認輸了。」才之助狠狠地大聲說。「我是爽直的人，輸了的時候，就坦白地認輸的。請你把我收作徒弟罷。過去的事情，乾脆，一掃掃自己底胸膛，乾脆把它付之東流罷。不過——」

「不，請您不要往下說了。我沒有您那樣的潔癖精神，像您所猜度一樣，我是逐少把菊花賣掉了。不過請您不要輕蔑我。我底姐姐也常常爲這事担心。其實我們都是很巴結的，可是我們不像您，我們沒有祖上的遺產，真的，除了賣菊之

外，是只有白白等死的，這層是要請您原諒的。同時我更懇求您拿這個機會恢復我們底來往。」

看見三郎低着頭的樣子，才之助也有些心軟起來了。

「不，不，你這麼說倒叫我心裏不安。其實，我並不是討厭你們倆啊，尤其從現在起我要拜你爲師，請你教導我了，我才應該懇求你呢。」

他神妙地說完，還行了一個禮。

他們一下子便和解了。園地間的籬笆也拆掉了兩家又開始了往來。可是時時總免不了吵嘴。

「你底種法，總像有祕密似的。」

「沒有這回事。我不是已經通盤告訴您了麼，還有就是手指尖的神秘了，這個，在我是無意識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跟您說才好，也許，這就是所謂才能吧。」

「那末，就是說，你是天才我是蠢才了；也就是說，無論怎麼教也不行的了？」

「請您不要說這種話。這也許因爲我底種菊是拚着命去種的，如果種不出出色的去賣，便不能吃飯的原故，拿這樣逼切的心情去種，所以花也特別長得大也說不定。像您那樣拿興趣去種的人，不過是爲了滿足您底好奇心或自負心吧了。」

「阿，原來你叫我也去賣菊花，是嗎？你勸我做這種卑鄙的事情，不覺得羞恥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您爲什麼這樣呢？」

他們總是合不來。

陶本家看來只是越來越有錢了。第二年正月時候，他們也沒有和才之助商量過一句話，忽然叫了木匠着手蓋起大房子來了。大房子的一端

幾乎和才之助底茅屋連在一起。才之助又想和隔壁絕交了。有一天，三郎誠懇地過來用真誠的口氣對他說：

「請您跟我姐姐結婚吧。」

才之助臉紅了。因爲他還沒有忘記起初那一個刺開所看見的她底柔媚和清高。然而他還是有男人底脾性，於是又開始了奇妙的爭吵。

「我既無聘金，又沒有娶妻的資格。因爲你們近來好像變得有錢了呀。」他反而對人挖苦起來了。

「不，那都是您底東西啊。姐姐當初就是這一個意思，還要什麼聘金，您只要上我們家來就行了，姐姐敬慕着您哩。」

才之助掩飾着他底狼狽

「這個事情怎麼都可以，不過我有我底家，入贅可不行。我坦白地說，我並不是不喜歡你底姐姐啊。哈哈哈哈哈。」豪爽地笑。「可是，入贅是男子漢最可恥的事，我不答應。請你回去對姐姐說：如果不嫌我清貧，就請過來吧。」

結果吵架而別。可是這天晚上，一隻白色的軟蝶飛了風飄然飛到才之助底牀的床上來了。

「我不嫌您清貧啊。」說着，吃吃地笑了。女孩底名字，說是黃英。

兩個人暫時住在茅屋裏。黃英不久就在茅屋底壁上開了一個洞，也在密接着的陶本家底牆上同樣地穿了個洞，使兩家可以自由相通。於是從自己家裏把必要的傢伙都搬到才之助底家裏來了。才之助很是生氣。罵道：

「真糟。這個火鉢，這個花瓶，不都是你家底東西嗎？丈夫來用妻子底東西，實在是丟臉的事！這種東西你不要再搬過來了！」

黃英祇是笑笑，還是常常搬過來。以清廉自

任的才之助，就做了一本大帳簿，在上面寫，「下列物品暫時代存」，然後把黃英搬過來的東西都一一記在裏面。然而現在週圍的物事，全是黃英底東西，假如每件都登在帳簿裏，就是再多幾個帳簿也不夠用。他絕望了。

一個晚上，他親密地傾吐了他底愚癡。

「托你底福，我也好像終於變成一個結髮丈夫了。可是靠太太起家，終是男子最不名譽的事。我三十年來的清貧都給你們破壞了。」

黃英也實在有點淒然。

「也許是我不好，到現在爲止我雖然苦心焦慮，祇是想報答您底恩情，想不到您竟是那麼堅決，要保持您底清貧，那末我就把這裏的東西和我底新屋都統統賣掉，那些錢隨您支配好了。」

「別說這種傻話，你以爲我窮就會接受這種不干淨的錢嗎？」

「那末，怎麼辦呢？」黃英要哭似的。「三郎也是爲了要給您報恩，才每天盡力地種菊，再到處走去給人家送，把錢賺回來的。怎麼辦呢？您跟我們底想法完全相反囉！」

「那祇好分開了。」才之助由於說話的發展，使他不得不說些更冠冕堂皇的話，於是作了這樣反乎心意的難過的宣言：「清者清，濁者濁，我們祇好各行各的。我沒有命令別人做這個做那個的權利，還是我離開這裏罷，從明天起，我就在那邊花園底角落裏蓋個小屋，在那裏住，以清貧自樂。」這是什麼一回傻事。然而男子一言既出驕馬難追。第二天早上立刻在花園底角落裏搭起一所六尺見方的茅棚子，自己就搬到那裏，正襟危坐着，被寒冷凍得直發抖。可是在那裏祇享受了兩晚的清貧，就凍得他受不了，到第三晚他終於輕輕地去敲自己家底門了。門開了一條縫，出現了黃英底白皙的笑臉。（下續第二三頁）

血開拓成的土地（獨幕幻想劇）

朱落紅

血開拓成的土地，
還需要血去保護！

時間：一九四五年春天。

地點：在非列賓首都馬尼刺郊外。

人物：

梁 梵——一個青年華僑。

梁華之香——梵的妻子。

茹留舍上校——非列賓獨立軍的青年將校，和梁梵住在一個別墅裏，很知己的朋友。

景：

是一個在馬尼刺郊外的小別墅，呈現在舞台上的是一個樓下的會客室和室外的

小花園。（附圖）

開幕時：

黃昏的盡頭，室內因為沒有開燈，所以光線逐漸黯淡下去，梁梵的妻子華之香在沙發後靠著窗向遠處眺望；像是在等待着她的丈夫或朋友，又像是在沉思着，她回過身來，扭亮了電燈，顯出一個清而智慧的面孔，她又隨手扭開了身旁的收音機，發出了
……廣播聲：（嚴重地熱烈地）……

馬尼刺又遭到戰爭的厄運了，敵軍已經繼東北山地開始向市街區進攻，防守山地的日軍將兵，現在正和敵軍展開最悲壯的血戰！（華之香被這驚人的廣播聲控制住情感，她傾聽着，她丈夫也在這時從花園裏走進會客室，她沒有發覺，她的丈夫也立着聽廣播。）
（同胞們！再過二小時！無情的炮火就要降

臨到我們頭上來了，時間已經到了最後，凡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的人們，都應該起來保衛馬尼刺！起來吧！因為血戰拓成的土地，還需要血去保護！……
（華之香還在被感動的聽着，梁梵已聽得不耐煩，上前把收音機關住，聲音突然停止，之香驚覺，一看原來是她的丈夫……）

梁梵：（以後簡稱梵）之香，你還記得二年前戰爭剛開始，美國軍隊從馬尼刺撤退的時候，這收音機的廣播，最後說些什麼？

之香：（以後簡稱香）（思索着，很快就回答）我記得，最後是說，（稍停）「現在你們祇有祈禱和希望了！」梵！你問這是什麼主意？

梵：我是說，我是說我忘不了二年前它（指收音機）告訴我的話，二年來，從太陽旗開始在馬尼刺高空飄揚的那一天起，我是天天在祈禱着，希望着，等待着光明的日子來臨！哦！之香！現在可給我等着了！

香：（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出）梵！……

梵：（搶着說，很高興）……之香，美國軍隊是能且夕佔領馬尼刺的，他們會一真打到東京去，會幫着我們中國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之香！（熱情地）看着吧！我們就能夠回到上海了！我會經說過，非要到勝利的日子，才回祖國，現在可以實現這句話了！

香：（不滿地）可是，這是真正的勝利嗎？

梵：（有點氣憤）怎樣不是！妳……

香：（有許多話要發洩，都壓了下去）梵！你坐下休息休息吧！別太情感了！告訴我市內怎樣了？茹留舍上校怎樣不和你一起回來呢？梵：（坐下又起來）市內已經混亂了，日本軍隊大概準備巷戰，老百姓多數已向南疏散躲避，茹留舍嗎？不用提他！……

香：（關心地）什麼！你告訴我，是不是他已經帶了弟兄到東北山地去抗戰了！

梵：還沒有！（有點埋怨）他真糟糕！我一路上勸他乘這個機會響應……

香：（捨着說，也有點埋怨）你勸他乘這個機會投降美國軍隊是不是……

梵：（有點氣悶）不是的，我跟他說，（激昂的）我們給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出頭的日子已經來臨了，我希望他率領着獨立軍向美國反正，因為這是一個太好的報復機會，可是……

香：（接着他的口氣）可是他不肯（非常自信的）他不會肯的，他一定跟你說不能這樣做，爲了他是非列濱的孩子，他需要獨立，他需要自由，他需要保衛自己的土地。

梵：（若有所思，忘記之香的話是在攻擊他）唔！他不肯！不肯！他不但接受我的忠告，而且還忙着去佈置陣地，準備抗戰！

香：（很興奮）梵，他這樣做是對的呀！唔！蒞留舍上校還回來一次嗎？他答允過我的……

梵：要回來的！（驚疑而快）他答允過你什麼？

香：（很興奮）那真好極了！（向梵）他答允我在抗戰中擔任看護的責任，我已經把藥箱等東西預備好了！梵！你喜歡我有這種勇氣嗎！我希望你也去！

梵：（突然的惱怒起來）妳瘋了！妳去跟日本人犧牲去嗎？之香！（突然想到時局之嚴重，驚覺地）現在已經很緊急了！妳應該跟我走，通過南面的椰子樹林，到比較安全的地區去！炮火雖然很危險，但是很快就要結束的！之香……

香：（堅決地）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逃避責任，梵！請你原諒我！讓我跟蒞留舍上校去！

（突然地勇敢起來，但是勇敢中仍舊是含着痛苦的）我沒有把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我也應該把血流在馬尼刺，馬尼刺！（痛苦地，稍停）梵，我把馬尼刺當作上海一樣，我愛它，我要保衛它！

梵：（氣悶）那麼？你甘願爲日本人流血嗎？我真……

香：（同情他的氣惱，解釋着，提解着）我決不是替日本人流血，梵！我了解你，你始終是因爲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摧毀了你布爾喬亞的家而怨憤着，你恨日本人不是！

梵：（發洩地）是的！

香：（勇敢的責問着）那麼你歡迎美國軍隊嗎？梵！你能昧着良心忘掉百年來的仇恨嗎？你能看着非列濱民族和自己的祖國又回到魔的手裏嗎？梵，我們暫時不談恨不恨日本，至少在現在，就是馬尼刺這城市裏，就有着幾十萬的日本青年，在和美國軍隊拚命，（不成聲）他們流着血，壯烈的犧牲着，他們爲的是什麼？梵！你連協助他們都來不及，還談得上恨嗎？

梵：（一時找不出理由來講，氣急地）我不允許你再說下去，不許再說下去！

（之香停止了說話，望着梵，有着一半是愛一半是憐惜！梵懊喪地倒在沙發上，舞台沉默下來）

梵：（疲乏地）我們全別談了，（站起振作着精神）還是走吧！那兒比這兒要安全一點！我們馬上就走！

香：（堅持的）不！我等着蒞留舍上校！

梵：（無可奈何地又坐下，有着輕微的嘆息）唉……

（突然，一陣空襲警報的汽笛聲，悽厲而又尖銳地響起來！之香趕緊把燈熄滅，梵開了收音機，）

廣播聲，（緊張地）……B 29 型一百五十架來襲市區！熄燈！防空準備！B 29 型……

（梵又迅速地關上收音機，接着就是震天的轟轟幾響，轟炸開始了！炸彈，高射炮，機關槍……全部爭先恐後的響了起來，梵和之香由會客室上到小花園，在芭蕉樹下偎着向馬尼刺市區眺望，轟炸聲仍繼續，時重時低，時時有紅如火光一閃一閃……）

梵：（感到轟炸的恐怖）這真是稀有的轟炸，之香：你怕嗎？

香：（莫名的憤怒克服了女子的畏懼心理）我沒有恐怖，梵，如今在我的心理，只有憤怒！憤怒！

梵：（眼睛有了可怕的收護）嚇！之香妳看！那頭起大火了，恐怕是維多利大劇場吧，真殘酷！（很快的，又是一個很響的爆發聲）嚇，這邊也起火在燒了！之香！我們這裏真危險……

香：（神經痛苦刺激着，有點失常）哈！哈！（像在哭）炸吧！燒吧！可是你們燒不盡我們心頭的恨！心頭的恨！

(之香痛苦地低下頭去，無聲，似乎是在暗泣，梵也感到一陣隱痛，茫然地，這時那個茄留舍上校走了進來，是一個黑而結實的菲列濱青年，全付武裝着，精神很飽滿，如何轟炸對他是二回事，但是聲色很緊張)

香：(抬頭看見茄留舍，喜出望外)呵！茄留舍！你終於來了，你等一等，我們就走！(茄留舍莊嚴的向之香點點頭，用感謝的眼光送之香進去，接他也走進會客室，梁梵也跟了進去，這時空襲仍未解除，電燈還關着，小花園有淡淡的月光，射進這會客室)

梵：(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心裏的話脫口而出)茄留舍，我們是好朋友不是！我再要求你停止抵抗，你……

茄留舍：(以後簡稱茄) (搶着說) 梁梵，如果我們是好朋友的話，我再要求你結束你對我的要求，好朋友，你不是說過你愛菲列濱與愛中國一樣嗎？

(之香背着藥箱，戴了一頂船形帽從房門出來)

香：(突奮) 梵！我們一起去吧，還猶疑些什麼呢？

梵：(感到威脅，和自己的孤獨) 我不去，我還不至於像你們這樣盲目，這樣糊塗！

茄：好朋友！你才是糊塗呢！走吧！我佈置的陣地離這裏只有二里路，現在市街的巷戰大概也開始了，梁梵！你要等敵人打進這屋子才抵抗嗎？你投降美國有什麼好處，菲列濱完了！日本也完了，中國還能夠不完嗎？抵抗

去，這就是保衛的抵抗！

(香和梵被感動，一霎時的沉默，突然轟炸聲又近，茄留舍走向小花園去看空戰，一架飛機響着馬達飛來，機槍掃射聲，茄留舍跌到地上，梁梵和之香叫着茄留舍的名字急跑到小花園，扶起茄留舍)

香：(提過藥箱，慌忙的打開) 茄留舍，你醒過來！

(梁梵木然的扶着茄留舍坐起，這年青的菲列濱軍人，滿身都是血跡，看不出子彈打在何處，梁梵和之香跪在他兩旁)

茄：(掙扎着，仍舊是很勇敢的聲音) 梁梵之香，你們不要照顧我了……生命並不值得珍惜……：：：：珍惜的是這一塊血開拓的土地……

(茄留舍就僅僅說了這二句話，就倒下長眠了，小花園內的光線變得灰暗，梁梵和之香無言的望着他，痛苦地)

香：(夢囈地)……：：：：珍惜的是這一塊血開拓的土地……(不成聲) 茄留舍！四十年前你的祖先爲了獨立會在這兒流過無盡的鮮血，想不到今天你也爲了爭取自由而犧牲，這是菲列濱民族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光榮！

(梵若有所悟突然勇敢站起來，無聲地，拿下掛在茄留舍腰間的手槍，把藥箱合攏交給之香)

梵：(堅決) 走！之香，我們替茄留舍保衛這血開拓成的土地去……

……幕下……

(上接第二〇頁)

「您底潔癖到底靠不住吧。」

才之助深深地羞赧了。從此以後不再說什麼倔強的話了。

到墨堤底櫻花開放的時候，陶本家底建築已經全部竣工，和才之助底家完全連在一塊，看不出兩家的區別了。才之助現在對於這種事情一點也不開口，一切都任由黃英和三郎處理，自己祇去和隣人下下棋。一天，一家三人到墨堤去賞櫻。才之助在適當的時候打開箱子，拿出酒來喝，也勸三郎飲。姐姐以目示意，叫他不要喝，可是三郎不在乎地把酒杯接過去了。

「姐姐，現在我可以喝酒了。家裏已經存了許多錢，就是我不在，你們不作事也可以不愁生活的。對於栽菊花，我也厭了。」說出這樣奇妙的話之後，就一飲而盡。不久，醉了，睡倒了。眼看着他底身體溶化了，變成了輕煙，只剩得衣服和草鞋。

才之助驚愕着把衣服捧起。下面的泥土上長着一棵水滴滴的菊苗。這才知道陶本姊弟并非人類。然而才之助一向都敬服着姐弟兩底才能和愛情的，並沒有發生什麼嫌惡的感覺，對於可愛的菊精的黃英，更發生了深深的愛情。

他把那株三郎化身的菊苗移植自己底花園裏，秋間開花，花色微紅，清幽地彷彿有一股氣味飄上來，嗅之有酒香。

關於黃英底身體，照原文所載，是「亦無他異，」那就是說，永遠都是普通的女人身體。

一個古代的巴比倫人，寫了一封情書，到四千年後的今日，有一位簿記專家，一位化學專家，一位淵博的學者，三個人通力合作之下，竟把這段愛戀情人的文字解釋得明白。

這幾句話，讀者見了，恐怕要目之爲夢中嚙語莫明其妙，然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沒有虛偽。且聽筆者道來！

自科學家開始探究巴比倫的遺文以來，他們便孜孜不倦地利用現代科學原理努力，於創設一種簡單的方法。藉以保存與譯解這種極端不公開的私人函件。刻在泥板上的那種古怪的巴比倫楔形文字，其中的祕密關鍵，當然發見了好幾年，但是考古學家的麻煩事情，却還不過是剛剛開端罷了。第一，這些泥板久受侵蝕，質地不守，字跡尚未認清，也許已經破碎。第二，即使譯解一塊泥板，也須經過很長的時期，倘然要把這通巴比倫情書，完全譯出，不知道要隔多少年月，也許信未譯成，我們的文明早已毀滅了。

講到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乃是用鐵筆在濕的泥板上刻劃而成的。鐵筆的筆尖是三角形鑿子頭，將

這鑿子頭在濕的泥板上橫截豎截，左截右截，就得表達意思的文字，有時候因爲文件的性質很重要，就把刻好的泥板放在火中焙成硬磚，俾可長久保存，但是平常的文件，只放在太陽底下晒乾就是了。

這些泥板，縱然是焙成了硬磚，埋在地中幾千年之後，質地早已變爲鬆軟，猶如一塊泥膏一般。從地中發掘出來的時候，頗有不待學者譯解，而已弄成一團糟的危險。即使把這些出土的泥板，重行烘乾

一個方法，可將泥板自土中取出，光放在太陽房下晒乾，用特種手續包裝，運到實驗室內，放在現代的電爐內烘焙成磚。化學家還發見，有幾種酸能除去泥板表面的礦物鹽，而不損壞泥板的文字。

但是譯解時間問題，尙未解決。須知巴比倫人所用的符號，委實多得不可勝數，竟可說沒有一個學生能够將這些符號，一齊記住。譯解工作最困難當即此有時候譯解一個字，往往費了很多的時間，去翻閱

用科學眼光看

古代巴比倫人的情書

，絲毫不損板上的文字，也往往因爲泥板表面積有礦物鹽一層，以致字跡模糊，不易辨認。

於是考古學家便想到了邀請化學專家，來助一臂之力。化學家先在他的實驗室內，照樣做了一塊表面積有礦物鹽的泥板，用化學分析法實驗，然後得到結論說，是可以幫助考古學家，替他們推進這種譯解巴比倫遺文的工作。

換句話說，化學家已經發明了

各種參考書籍。

最近有一位考古專家，正在倦於譯解巴比倫楔形文字的時候，忽然靈機觸發，想到了一個方法。他感覺到這問題並不是考古學上的問題，而是一個商業效率的問題。所以他便跑到一位著名的簿記專家那裏去，討論這件事情。結果，他們共同發明了一種索引方法，用這方法，隨便那一個符號的意義，差不多立刻可以查到。

巴比倫人的文明，早已深深埋藏在沙漠底下了；巴比倫人的個人事蹟，早已湮沒無聞了；但是化學家，簿記專家，以及考古學者的共同努力，却把兩扇常閉之門打開，使我們由此可以窺見古代巴比倫人的動態。

在一小塊的泥板上，有一個天真流露的情場失意人，刻下了他寄給情人的書信：

「葩雅雅鑒：願上帝見佑，保卿常健。爾今果安康否？尙懇示知。余曾赴巴比倫，然未與卿晤面。余實大爲失望。汝何故他去，即祈見告，俾余有以自慰。謹祝爾青春常駐。季密耳啓。」

季密耳的這封情書，倘然使我們感覺到四千年前猶如昨日，則巴比倫人對於商業文件偽造的預防方法，更將使我們驚嘆現代文明之未有多大進步。

原來巴比倫人的商業文件，一經刻上泥板，並由關係人及證人簽署以後，往往在外面再包一層泥封套。於是在這泥封套上將原文重錄一遍，也由關係人及證人簽署。

泥板乾後，即不能再在外面加一層新的泥封套；此事在巴比倫時代是決不可能，就是在現代也還沒

小型報大 · 報大型小

報小

· 版出時四午下日每 ·

元十四售僅份每

社址：上海漢口路二三八二號
電話：一五四二

歡迎紀念定戶

凡在四月二十五日前直接定閱本報，八折優待，每月僅收九百六十元，本報當天送到，外埠另加郵費，請與本報發行科接洽。

報道當天國內外重要新聞社會動態，金融商情，遊藝界消息，力求迅速翔實。
副刊「小語」，特約名家執筆，莊諧並陳，琳瑯滿目，閱之愛不釋手。

有辦法。因此巴比倫人的文件，就可以預防偽造了。封套外面的文字，倘有可疑之點，祇須將封套打破，一察裏面的泥板，即知真假。
巴比倫人的文盲，當然也不在少數，不過他們互相通信這件社會交際的工作，却不能免。爲了解決這個問題起見，每人都備有一個圖章。一封信請別人寫好之後，或是一種文件由書記錄畢之後，祇要拿這圖章，往泥板上一按就是了。此項辦法，固然遠勝於畫十字，即是比了用印泥蓋章，也便利經濟得多。

生活各種動態。各人的圖章，上面的圖畫各各不同。簽署文件的時候，祇要將這圓筒壓在泥板上一滾好了。此簽字方法，可以說是世界最早的滾子印刷術。
巴比倫人的函件，業經考古學者譯解出來的，爲數不少，此後更將繼續發表。在已譯解函件中，有一函其原文如下：
「謹奏我王陛下，貴大臣亞歇慕金，命余由水路起運石牛。石牛甚重，恐不能載，且船隻亦一時無從調集。但若有厚賜，則當竭其精力耳。」
經過了四千年之久，得到了現代科學的幫助，這一節求路的文字，方始洩露。(南山)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總行：上海北京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九二二〇(轉接各部)

石揮談婚姻 (本刊專訪)

于 良

佛有言：一切煩惱，皆由妄想生，爲了不願遭受煩惱的折磨，所以就不敢妄想，也就不敢存有結婚的念頭。

聖人有言：唯婦人與小人爲難養也。此「養」就是養活的意思，婦人者妻子也，小人者兒女也。

……石揮的格言……

嗎？」



「唔！」接着沈沖的問話，石揮不禁預先輕輕地舒了口氣，抬起頭望了望藍空中那數團白雲，真有「浮生若夢」之概，歇了一會嘴角微微地掀動了下來，便說：「此正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不是有意外事發生，也許我現在正忙着買車票，更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在一起溜馬路了。」

從做戲談起

「那末，幾時可以走呢？」接着我若不這樣問，那末恐怕下文便難以爲繼了。

「樑上君子要演九天，演完之後再籌備起程。」

「這戲的再演，林彬的一角由誰演呢？」

「莊嚴。」

「其中有一段的台詞真是妙極了，當王駿問她可看過金瓶梅時，她回說不但看過而且看的還是古本的呢。」沈沖邊說邊笑，笑得幾乎說不成聲。

「妙的是在前面還有一句話是：『什麼，你問我這句話。』先把王駿嚇得一呆以爲問壞了，惹她生氣，接着她再說看過而且還是古本的。這才絕呢！」石揮補充了不足之處。

「這也是黃（佐臨）先生改編得妙。」過馬路時爲了避讓一湧而來的車輛不得不暫時停止了談話。零零落落地穿過了馬路，不一會又會合在一起，接着又聊了起來。不過話題是轉移了。

「這次您回北京不是可以碰見了力了嗎？」

「是的，不知他這次參加長安的演出成績如何？」

「大概不差吧！導演兼演出，而且孫道臨和韓森等老朋友又都在一起。」

「上個禮拜我會去尚賢醫院探望他的太太。」

「說起來也真叫氣人，當丁力欲回北京的時候本預備兩人一起去的，因爲那時已知維拉有孕了，可是給周劍雲的那一套動聽的甜言蜜語說得沒辦法硬把太太帶回北京，可是丁力去後，竟食言不替，且使一個雙胞胎因過勞而流產，這事若給丁力知道了一定不會就這麼隨便了事。」

演戲男人要獨身

「現在演戲的男人最好是抱獨身主義，否則便會煩惱叢生，到那時是後悔莫及，根本結婚這一件事在我們演戲的男人的心目中已成爲絕頂的修養之舉。在戰前，就在演「家」之後吧，我們的薪水大概有二百元左右那時二百元不啻是現在的二百萬，若是依米價爲標準的話。那時娶一房媳婦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二百元作兩人一月的生活費也真是綽綽有餘，而且每個星期日上午還可以在廣東茶室吃點心，現在

在三月的陽光下迎着陣陣和風，我們一行三人邊走邊談着，由石揮自己將去北京而談到已去北京的丁力，而談到了力的結婚，再談到成家之不易。開始三人皆興高彩烈步伐輕鬆，繼而頹然若喪，慨然長歎，步履沉重……

「上面您不是說將在這數日內無演一次四郎探母——回北京——

雖然薪水也漲到數萬元之鉅，可是連個人的吃住問題解決不了。現在想結婚的念頭就是妄想，豈不聞我佛有言乎？一切煩惱皆由妄想生。爲了不願遭受煩惱的折磨所以就不敢妄想，也就是不敢存有結婚的念頭。」石揮滔滔不絕地說着。

「丁力是好得夫唱婦隨，否則一個人要賺兩個人的衣食住，那真要喊苦連天呢！」沈沖說。

婦人小人為難養

「這也好得是夫唱婦隨，否則娶了媳婦要管住，管吃，管穿，而且還要管用。光桿兒一個若是沒吃飯，可以上朋友家去混一頓，而且娶了媳婦難保不一年生一個，到沒飯吃的時候，也就不好意思拖老携幼的上朋友家去吃飯了。自己餓了還可以束緊褲帶忍耐一下，可是小孩子却不能這樣，餓了他們會哭會鬧，一直把你逼得忍耐不住，悲觀的便會一家跳樓跳河或是服毒自殺，否則便會去做平日自己所不願不屑做的事。這就是所謂家累，成了家就免不掉的。聖人有言『唯婦人與小人為難養也。』此『養』就是養活的意思，婦人者妻子也，小人者兒女也。」石揮說到這兒我們不由得都笑了起來。

結婚談何容易

「不過，您要知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令堂大人難保不抱孫心切，妳忍心叫她老人家失望嗎？您老是說不肯結婚，誰知道您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也許您這次回北京就是爲了結婚也說不定。」

「那兒的話！」他不禁臉泛紅霞「結婚是談何容易的事！」

「……………」
走着，說着，突覺一陣飢腸轆轆作響，不由得想起該是須填肚子的時候到了，再一望地上的影子已經縮得很矮很矮到幾乎不見。在一陣再會，再見的喧嚷中便各自東西的分途揚鏢了。飢腸逼人，不得不健步如飛，此所謂之「肚飢才知吃飯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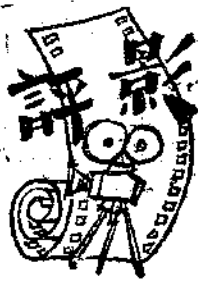
人道人



天鵝牌

出品廠於國國海上

烟味好香



現代夫妻

★ 平草 ★

有人說：「現代夫妻」是一部很輕鬆的家庭喜劇，它被稱為「不求人」的姊妹作品，因為它們在內容形式上都很有相像，都具有同一種風格，這種風格，有些類似日本電影「窮開心」的樣子，但我倒以為這是現實中的一幕悲劇。不錯，它有的是笑料，二小時的開映過程中，滿院都是笑聲，但誰能說這笑料不含悲劇與淒涼，尤其像劇中的一切與自己的處境相同時，更感觸無盡，啼笑皆非。

這故事是向壁虛構的，編劇者很技巧地插進許多目前上海的現實，像配給證，房屋頂費等類，尤以大編輯騙取趙太太照片一張，這也是針對一般上海文壇的趨向而發。導演手法是輕鬆，明朗，細膩——有人這樣批評——得還不够，主要原因還有編劇上的缺點，它僅描寫了一般的性格，而缺乏特殊的

性格，它表現的是趙先生夫婦共同的刻苦，勤儉，倔強，而未表現各自之特點，假使以人物為描寫重心，豈不是致命傷。因此我所看到的導演，僅是小動作的輕鬆，與鏡頭的活潑。

但所幸「現代夫妻」，尚不流入小山東型的喜劇，它還是相當高級的，導演的小聰明與才幹，能無意地在小處表現出來。譬如文章的不值錢以一大疊稿子，換少數的鈔票，與更少數的米來表示，孩子多，負擔重，以牀前大小不同的鞋子表現，而以雙方尖銳緊湊的對白，表示出了房東太太與錢律師的離間毒。

以演技而言，昆光啓還是有「



圖：雲碧

不求人」作風，但還是相當成功的，碧雲雖然初登銀幕，但以卡爾登擅悲劇的台柱而表現趙太太的性格，的確是綽綽有餘，但她在片初的幾場，似乎微稍有些舞台腔，這

雖是剛由話劇轉向電影所難免，但也可以說是白玉中的小瑕。本事實上的缺點也有，趙先生的佈置和服裝都非常上乘，似乎不合二三流作家的現實情形，車站上這

樣的清閑，也是罕見。假使我們不十分苛求的話，這裏許多冷嘲熱諷，的確是令人痛快的諷刺劇！

回頭是岸

英 荻

電影在娛樂之外，還含有教育的成份，這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了，的確，電影與教育的關係是最密切不過的，無論從時間上或是空間上來說，都可決定電影能增加教育方面的效率，因此，正確地說，我們對於一部影片的製作，估計它的價值也決不能儘就「藝術」觀點來分析，它必需對於社會教育有所貢獻，這才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影片，也是目前影壇迫切需要的。

「回頭是岸」從舞台搬上銀幕，站在「教育」的立場來說，是部具有社會意義的防犯片，它對於社會中潛藏着的惡勢力，毫無顧忌的予以暴露，撻伐，同時誘導一般已經犯罪者和企圖犯罪者的反省，也就是片中沈思忠所說：防止犯罪，先得從誘導方面着手，把已經犯罪的人，勸導他們從火坑裏跳出來，換一個環境，走向光明的大道。（大意）這似乎是全片的主题。

「回頭是岸」的主题是嚴肅的，而且異常明朗，也正因此，編劇者就把故事的發展都向一定的「框」裏填了進去，這裏就顯得「巧」的成份太多，「虎窟拯美」「大團圓」……這些如果嚴格地說，實在是一部流於「好萊塢」型偵探片的俗套。至於片中的人物，我感覺到幾乎很少有「真實」人性的，最明顯的是周子裕的轉變，如果這不是一「戲」的話，那決不可能的，這裏就缺少「過程」，再說沈思忠，就屬於「英雄」一類的人物，舞場裏抱不平，虎窟中單身拯美，結果，終於使匪人就擒，這人物幾乎全是爲了構成全片故事而產生，至多是一

個沒有靈魂的傀儡，談不到現實的，感人的力量自然也要打個折扣，而且在導演手法中，處處強調這人物，因此，英雄主義的色彩是異常濃厚的。

演員中性格刻劃得最明顯的還是舒適的錢浩然，一副上海人習見的流腔，他都能用小動作來表現出劇中人的性格，尤其是說話時，把頭上的瓜皮帽，一忽兒移前，一忽兒推後，好刁，陰險，狠毒從他的表情，動作，語調中看來，他是全



片中覺得最突出的一個，高占非的沈思忠，他的演出，頗能沈着，外形很好，祇「稱職」而已。莎莉在上銀幕，這是第三次，但這次却以主角的姿態出現，演技不壞，情緒也能統一地把握着，演來自然，很少沾染到舞台劇色彩，這已是難能可貴了，歐陽莎菲的白潔，還是一貫以前的作風，唸詞不圓渾，有點生硬的感覺，而她在規勸陶忠的時候，中間一句台詞是「……我非但

頭 鏡 假 一 的 中 岸 是 頭 回

成「我非會不理你」，意義完全相反，這雖是小疵，但觀眾已經覺得這話有點異樣，有的觀眾却失聲笑了出來，這種反效果是足以破壞片中的氣氛的，照理應該「NG」一次，也許，由於節省膠片的關係，終於讓這「小疵」在回頭是岸」中留下了，周起的周子裕，「大亨」型的風度極佳，演技老練，不過還不脫舞台劇的作風，在他轉變的過程顯得太突然，這非他之罪實是劇本害了他所飾的人物。

目前電影界，大概是劇本荒的原因吧，常有將舞台戲搬上銀幕或拷貝外國舊影片的取巧辦法。如果能忠實原著，不盲加斧削，擅自添改，畫蛇添足，那末改譯的劇本大致是不會使人失望的，也未始不是能補救劇本荒的聰明方法，然而不知是電影編導的能力薄弱不能把握住原著精神呢？抑或祇求適合小市民，女太太們的心理，使他們易懂，易接受呢？改編得面目全非，精華盡失，僅留下原著故事的一個輪廓。看了之後，叫人啼笑皆非。

莫負少年頭

朱林



孫道臨，丁力，將它搬上舞台，由黃宗英，孫道臨，馮喆，合演，淒涼悲慘之處，亦能扣人心弦。

了觀眾情感。然而「莫負少年頭」，根本不能吸住觀眾的情感，說句笑話有似小時候看了一本連環圖畫，一張一張翻，翻光就是完了。然而最惡劣的是穿插了發生戰爭。尤其劇終時的吹號出發，簡直叫人作嘔。

導演手法也是庸俗，無善可述。譬如過了五年，還是用一年，二年的字幕，來上五次，和我看火燒紅蓮寺的時候完全沒有二樣。演員中，以喬奇（飾曉芳），比較洗煉，然而因限於編導，也沒有更高的發揮，其次以王丹鳳，她有美麗的「開麥拉翻司」，幫助了她演戲不少，唯在臨死一場，幾句台辭，讀得奇劣，裝腔作勢，完全不像做戲。餘子大半稱職。（照片：王丹鳳）

編輯室雜談

★爲了適應時代的需要，本刊在這遍地烽火中創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在。

★石揮的婚姻問題，是每個話劇迷景所竭切需要知道的，本期特約于良訪石揮寫一篇石揮談婚姻。影評也有「回頭是岸」，「現代夫妻」，「莫負少年頭」的新片評介。

★本刊是綜合性的雜誌，在我們的園地有論文，有時局解釋文章，有世界知識，有文藝作品，有影劇批評，有太宰治是日本名浪漫派作家作品深得日本知識青年愛好，特鄭重介紹於讀者。

★「間關萬里話申江」，是一篇很好的通訊，本期因發稿時間關係，來不及送來，下期想必能撥冗爲本刊撰稿的。

評，雖然篇幅不多，也是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新世紀」

本題文章有洛風青甫兩先生的大作，這也可以說是代表本刊的發言。曹翰先生的「略論裁員」是針對現社會是寶貴意見。

★柳雨生洛川兩先生在百忙中各撰隨筆一題，爲本刊增輝不少，謹表謝意。而石木先生所題封面的一首不成行的詩，配合了藝華先生的木刻，更象徵了「劃時代的新世紀」。

徵稿簡例

- 一、本刊以提倡文化研究文化爲宗旨，徵稿範圍甚爲廣泛，凡木刻（附底版），論著，譯述，文藝，小品，隨筆，特寫，影劇，藝術……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一經刊載，概致薄酬，每月結算一次，千字千元，不足千字者以千字計，木刻每幅一千元至二千元，漫畫每幅由八百元至一千元。
- 三、來稿請用原稿紙直寫，普通以二千字爲限，特約者不在此限。
- 四、來稿有刪改權，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並加蓋印章，署名聽便，如不合錄用，凡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當負責璧還。
- 五、來稿請逕寄上海江西路二六四號新康大樓一〇六號新世紀月刊社編輯部即可。

★張愛玲小姐的文章早繪炙人口，下期想必能撥冗以預告讀者的是，洛川的報告文學，

★下期要目可
松漫畫專頁，顧藝華木刻，白文王予的散文，諷正壁的短篇小說。

★本期封面題字是名書法家鄒夢禪先生，於此謹表謝忱。匆促付印，舛誤必多，尙祈讀者不吝珠璣，時賜指教。

徵求徽章圖樣歌詞

本刊爲紀念創刊起見，特公開徵求徽章圖樣及紀念歌詞，茲訂例如下：

- (一) 徽章圖樣以能鑄徽章爲原則，型式聽便。
- (二) 歌詞以押韻能配曲爲原則，約二節至四節。
- (三) 應徵者請於四月十五日之前，寄交上海江西路新康大樓一〇六室，當由本刊聘請專家審定。
- (四) 錄取者徽章圖樣致薄酬五千元，歌詞五千元。
- (五) 上項錄取者，於本刊第二期發表。

宣傳部登記證在呈請中

新世紀月刊創刊號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新世紀月刊社

上海江西路二六四號

新康大樓一〇六室

總經理 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售價 每冊二百元

專營 特攝
利業 權製



一全 合國
家國 作策

西至宜昌 北至蚌埠
東至定海南至海南島



東至日本 北至滿洲
南至南洋 西至宜昌

——元萬百五千七額總本資——

品出譽榮最大偉最度年本
新更戶萬
作合體集 星明體全 演導體全

院戲營直
上海 23 所
南京 6 所
蘇州 2 所
杭州 2 所
漢口 2 所
廣州 2 所
寧波 2 所
鎮江 1 所
無錫 1 所
常熟 1 所
常州 1 所
揚州 1 所
蕪湖 2 所
蚌埠 1 所
嘉興 1 所

院戲行發
上海 28 所
南京 3 所
蘇州 4 所
漢口 9 所
廣州 1 所
鎮江 1 所
武錫 2 所
無錫 1 所
丹陽 1 所
南通 1 所
湖州 1 所
安慶 3 所
南昌 1 所
佛山 1 所
汕頭 1 所
潮州 1 所
中山 1 所
廈門 3 所

司公總海上
廈大登彌漢路西江海上
司公分京南
號百一路山中京南
司公分口漢
號一十三路岐黃口漢
司公分州廣
號二路南正市州廣
司公分京東
目丁三區橋本目市京東本日
處事辦門廈
號八十三路口海門廈
處事辦港香
號九丁通治明中港香

園花香丁路山華海上 廠 一 第
弄五四三路海南海上 廠 二 第
地角三路匯家徐海上 廠 四 第
號七二四路庵通天海上 廠片製化文

上海南京路河南路口

麗華公司

物美價廉



萬貨咸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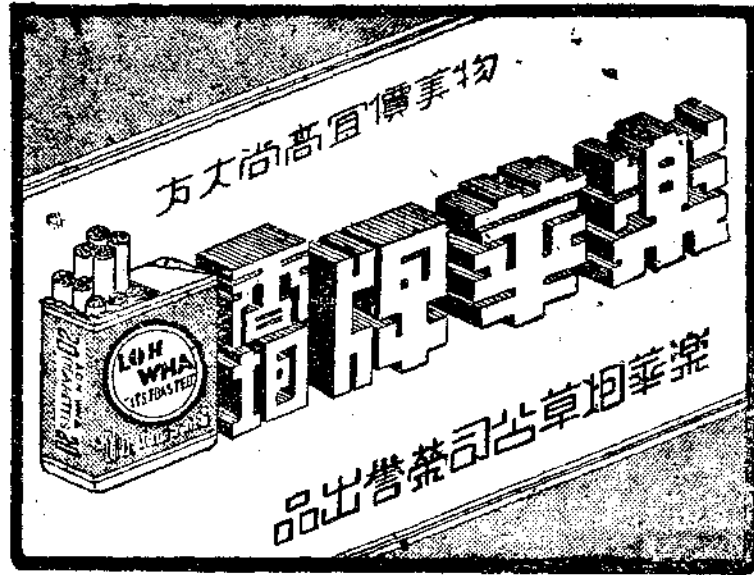
電話：九〇七〇轉接各部

環球貨品

選辦

中華國貨

推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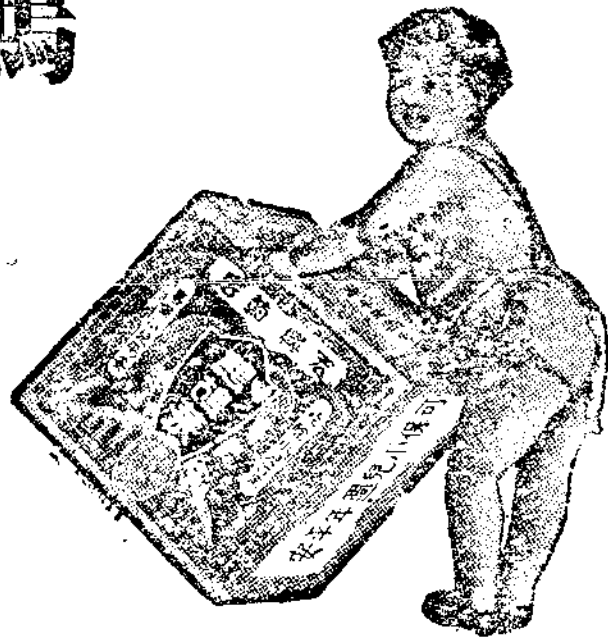


鸚鵡茶

馳名全球 兒科專藥

宏興藥房 出品

各處均售



許特府政民國

中央儲蓄會

行發

按期儲蓄

每月可獲
巨大獎金

一次付款

手續簡便
利益優厚

特種儲蓄

得獎機會
繼續不斷

最代 最獎 最巨 最輕 價 額 金 獎 福 利

第一等獎

一萬五千五百元

第三等獎

三萬五千元

分條二百元

第二等獎

五萬五千元

全張四百元

章程備索

會址天津路二號 電話一七二九

西區辦事處

泰興路一五號 電話〇六一七

(原麥特赫司脫路)

百貨·綢緞·呢絨·

皇副公司

對號還本

天行

一樣買東西
樂得到金剛

1：霞飛路亞爾培路口
2：南京路石路口
3：愛多亞路成都路口

「對號還本」在我們是一種犧牲。但願從多賣中得到補償。
在顧客是個額外的機會。樂得來碰碰運氣。